

李綱

# 蕉風

双月刊

4  
5  
8

##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四年一、二月号

JAN / FEB 1994



新装 New dresses

# 知音

◎ 黄昏星

——为蕉风卅八载回顾展兼“文学的声音”之夜有感而作。

他那拨弄弦丝的手  
投向无波的惊喜  
我一生中的感动  
高山在那里？  
流水在那里？  
总听到丝丝的幽怨  
穿过彼此的耳膜  
至心田肺腑，不能自拔  
循着淙淙的水流而下  
到万里的边疆  
遗留宽坦双臂的厅堂  
片刻的宁静

是片刻的宁静  
或是历史的陈迹  
渐渐构画出一幅  
清晰的蓝图  
眼前所见，是三十八载  
漫长的缪思长路  
高歌吟唱，低语轻诉  
无穷的蕉风椰雨  
只是那一瞥的风情  
却只专为灿烂诗兴的长夜  
默默谱下，无尽的  
又是无尽的弦音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九日



——《蕉风》38年专辑——



## 闲笔说《蕉风》

◎ 姚拓

《蕉风》创刊于1955年的12月，迄今已经三十八个年头。今年8月20日到31日，《蕉风》诸编辑及爱护蕉风的朋友，决定在中华大会堂的门口举行一个《蕉风38年展》。新通报的副总编辑悄凌女士早年也是蕉风的主编，承她邀请，要我写一些有关蕉风回顾之类的文字。奉命动笔。

我不是一个搞文学史的人，再加上资料不全，所以我写不出有系统的“历史文献”，只是兴之所至，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而且写的都是不能见诸“史料”之内的瞎扯闲谈，你信也好，不信也成！

1955年蕉风在新加坡创刊时，我还在香港的《中国

学生周报》做主编，没有亲身参与创刊的工作。不过，《蕉风》的始创者申青兄，原是《中国学生周报》的社长，而第一任的《蕉风》主编方天先生，原是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也可以说，我们是兄弟帮。既是兄弟帮，故对蕉风的创办颇有所知。

54年，申青兄即只身来到新加坡开辟书店业务，顺便看一看中国学生周报星马版能否在新加坡出版发行。他到新后，即认识了李汝琳、陈振亚、马摩西诸兄，大家志同道合，不但一致赞成学生周报星马版应在新加坡当地出版，并希望尽可能在新加坡也出版一份纯文艺性质的刊物。虽然当初都知道这份文艺刊物肯定每年赔钱

，但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原则，决定出版《蕉风》月刊，作家以新加坡与马来亚为主，读者对象也是新马两地。“蕉风”二字取自成语中的“椰风蕉雨”。主编人选，申青兄力邀方天兄由香港到新加坡主持其事。

### 方天是第一任主编

方天大概比我小五、六岁，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的是理科，却十分偏爱文艺，中文英文根基都不错。他在53、54年曾编过

香港中国学生周报的文艺版、英文版及科学版等，最擅长于短篇小说，尤喜写短小精悍的寓言剧，往往一针见血，含有浓厚的哲理。方天原名张海威，他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即张国焘先生。国焘先生留学法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之一，曾坐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交椅，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后来在抗战时期，斗不过毛泽东，只身由延安共区逃到国民党白区。那时候，张海威还在童年，与母亲滞留延安。其实，张国焘夫人也是能征惯战的战士。等到53年我在香港见到国焘先生及其夫人时，他们都将进入暮年，张先生已是温和慈祥的长者，张夫人也是一位相夫教子的标准家庭主妇，完全见不到他们当年叱咤风云的风采了。后来张海威兄弟及其母亲为什么能从延安平安去到国民党的统治地区，依我猜想，可能是毛泽东故示仁义，也可能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日子，共产党才放了他们母子俩的一条生路。方天从小在延安受教育，长大后在中国各地读中学，最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时候，共产党攻占上海，他们一家人到了香港。

方天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但文章写得好，还擅长演话剧。在香港，学生周报推动的话剧“大马剧团”，方天饰演瘸子，他比当时轰动香港的女主角葛兰小姐都演得动人逼真；57年在新加坡，他在《秋海棠》中饰演老艺人，更是惟妙惟肖，可谓入木三分，即是名演员亦不过如此。可惜他担任蕉风主编并不太长，因为他是国焘先生的长子，1958年即随国焘先生移居加拿大。他到加拿大后，在中学以教数理为生，谁也想不到他会英年早逝。

方天，对写作十分认真，遣词用字，一丝不苟，假如你要改动他一字半句，他会面红耳赤与你争论不休。但对生活细节却不甚注意，穿著饮食都十分随便，真的是一个作家型的作家。记得有一次他编《蕉风》，需要一张油画做封面，他就亲自跑到刘抗先生家中，向刘先生借取了一张油画回来。结果是那张油画做了封面，《蕉风》如期出版，几个月后，却不见了刘抗先生的油画，大概是在印刷厂弄丢的。后来，我接替主编《蕉风》，刘抗先生一见我就追问失画，害得我每见到刘抗先生从东边来，我立即从西边溜

走。前两年，刘抗先生来到吉隆坡参加画展评审的工作，我们又不期而遇，时隔三十余年，刘先生还提到《蕉风》尚欠他一张油画未还的事情。

### 编辑阵容浩大

《蕉风》早期虽是由方天主编，但每星期或两星期必开一编辑会议。其他编辑都是义务性质，当时的阵容有方天、李汝琳、陈振亚、范经、马摩西、申青和我等几个人。李汝琳是新加坡名作家，著作等身；陈振亚兄笔名白蒂，是写小说的能手，还擅长舞台导演，三十多年前轰动新加坡的《雷雨》、《秋海棠》等大型舞台剧，都是他导出来的杰作；范经兄笔名常夫，是新加坡早年的诗人；马摩西兄及申青兄都是散文与小品文的专家，都有专集问世。马摩西兄是回教徒，早年留学埃及，专长阿拉伯文，早期《蕉风》中的阿拉伯小说，均由他译出。他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好好先生，待人热心，不拘

小节，有他在场，一定笑声不绝。1959年，马来亚印务公司成立于八打灵，《蕉风》及《学生周报》移至吉隆坡，《蕉风》的浩大阵容无形解散，因为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住在新加坡，无法北来。现在，李汝琳、马摩西与方天兄均已作古。陈振亚在新加坡办立中医学院；范经兄已由师训学院退休，年前还在新加坡相遇于街头；申青兄是我四十多年的老友记，他仍住在新加坡，面团团作富翁矣！

### 黄思骋南来助阵

《蕉风》自迁到八打灵市出版印刷以后，进入早期的第二个阶段。大概从1959年到1969年之内，担任过《蕉风》主编的有我，彭子敦兄、黄思骋兄、黄崖兄诸人。60年初左右，黄思骋兄由香港南来，蕉风主编由他担任。在他担任《蕉风》主编的60、61年，蕉风销路曾上涨到五千多份，一方面是他编得十分用心，另一方面是《蕉风》每期附送中篇小说一本，而这些中篇小说的作

者均系当时有名气的作家。黄思骋兄的大名，90年代的年轻人，可能已颇为陌生。事实上，黄思骋兄的短篇小说，在五十、六十年代已经高踞王座，文学界朋友戏称他为中国文坛的契可夫，而他也以契可夫自许。他是香港真正的职业作家，除了60年在吉隆坡担任过《蕉风》主编，61、62年在麻坡中化中学教过书外，其他年月均以写作为生。50年代，香港文坛有“三剑客”，一是黄思骋，一是齐桓，一是力匡。（30年来，齐桓兄已少有写作，近年只在香港明报写些书评，文笔不减当年；力匡前数年在新加坡去世。）那时候，黄思骋的小说即已脍炙人口，几家大型报纸天天都有他的连载小说，是一名符其实的多产作家。他写的小说原稿，字体规整，清清楚楚，一字不加，一字不漏，我想凡是当编辑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文稿的。他的性情温和，用不用他的稿子他不催问，也不追究。所以，我早年编辑中国学生周报及大学生活，以及后来的蕉风，以黄兄的小说刊出最多。69年我在香港再和他见面时，他说他每天大约要写八千字，也真亏他有那么多奇异的题材，一天之内，可以

分写三个不同的长篇连载，居然不会张冠李戴，是个标准的靠爬格子为生的动物。他一生写的小说，起码有二百万字，香港五十、六十年代有名气的出版社，都有他的专集。可惜他因癌症死于1984年。以致现代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者均不知他的底蕴，例如由中国出版的“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竟不见黄思骋其名。假如有人肯下决心去搜集他的作品并加以整理分析，足可以写成一本博士论文的巨著。

黄思骋为人幽默风趣，我的三个孩子都称他为“咕咕叔叔”，因为他会唱一首奇异古怪的“咕咕歌”，并郑重声明：这首歌是他当年在抗战时期深入贵州苗族住区，冒了生命危险向苗人拜师学会的。大概早年参加波德申文艺生活营与金马峇文艺生活营的作者，如马汉、年红诸老弟，都听过黄思骋的“咕咕歌”。事实上，他也只会这一首怪歌，因为我听他唱得太多，无师自通承袭了他的衣钵。现在，假如在什么公共场合，有人硬拉我上台唱歌，我也就慎重其事地说我这首歌学自贵州苗族，然后当众高歌，必获如雷的掌声，至于歌词是什么意思，我想我的师父黄思骋

也不知道。

别看思骋兄写小说倚马万言，下笔如有神助，可是他却是一个颇为惧内的人。黄大嫂杨莎苓女士一发起脾气，黄大哥就会噤若寒蝉。杨莎苓在广西大学读过书，曾是广西大学的校花，追求她的多是当时的达官显要，后来因为与黄大哥共同逃难到浙江，成为患难夫妻。黄大嫂会写文章，口词锋利，在口角上黄大哥每败下风。家中杂务多由黄大哥打理，我们笑问其故，黄大嫂说这是当时结婚时所定下的约法。有一次，二人又起争执，黄大嫂脱下木屐向对方扔去，正好打在黄兄的额角之上，黄大哥用胶布贴好伤口，照样坐在客厅的桌子上写他的幽默小说。那天是星期天，我正好去看望他们，黄兄若无其事地有说有笑。假如没有宋朝名流陈季常先生的修养，是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的。后来，他们还是在香港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太太我曾见过，曾生了一个女儿，现已失去了联络。

黄思骋的小说“谑而不虐”，《猫蛋》是他的代表作，也许在图书馆里还能找到这本小说。

黄崖主编《蕉风》的时间最长，大约有十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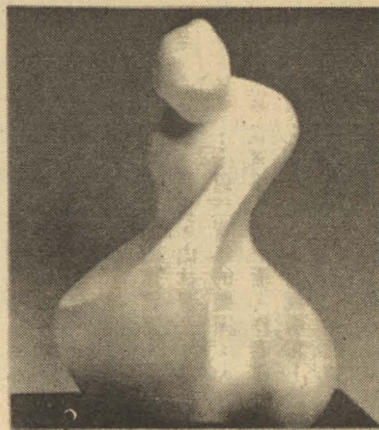
黄崖也称得上是个多产作家，平时勤于创作，以小说最多，可惜已于年前在曼谷去世。大约在1970年，黄崖离开《蕉风》后，由白垚（刘戈）主编，开始采用现代诗，以后又由周唤主编，出版了《美的V形》，大量刊出现代诗作，于是有人就给蕉风起了“现代派”的名号。事实上，蕉风一向兼蓄并容，现代或不现代的作品，同样在《蕉风》上刊出，例如黄润岳、郑良树和我的文字，都“不现代”得很。

周唤以后的蕉风编辑，有梅淑贞、悄凌、陈瑞猷、张锦忠、李有成、川谷、沙禽、许友彬、王祖安、梅采、黄昭谕等等，一直到现在的小黑与朵拉，他们大多是义务的道义协助，尤其是陈瑞猷老弟远在新加坡曾为《蕉风》义务效劳三年之久，梅淑贞小姐为编《蕉风》竟得了高血压，都令我由衷感激。

### 我的最大心愿

《蕉风》由创办迄今，三十八年如飞而过。我虽然月月看到《蕉风》如期出版

，但全心全意去编《蕉风》，只有一两年的短短时期。所以，我有一个心愿：愿我在退休之后，专心一意地只编《蕉风》，其他业务，全部踢开。



◎余月美／吕育陶文友：  
请寄来真实姓名与地址，  
以便付给稿酬。

◎本刊稿费已发至456期。  
尚未收到稿酬的文友请来信《蕉风》会计部。

# 《蕉风》与马华文学

——一个读者心目中的《蕉风》

◎王振科

我与马华文学有缘，因而与《蕉风》也有缘。因为《蕉风》与马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马华文学的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近数十年来马华文学的发展状况。我做为一个马华文学的研究工作者，有幸成为《蕉风》的读者，无论是阅读与欣赏，或是对研究工作的参考借鉴，都获益匪浅。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刊物（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应该包括文学期刊、发表文学作品的杂志及报纸的副刊）对文学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作用。它是作家辛勤耕耘的园地，也是培育文学新人的苗圃，更是陶冶读者心灵和情操的“社

会课堂”。中国资深出版家和作家赵家璧先生说过：“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最早总是通过报纸或文学期刊（主要是后者）向社会公开露面的。”他又说“现代文学史就是通过现代文学期刊，展现了它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包括最早的《新青年》以及《小说月报》、《创造》，乃至后来的《现代》、《语丝》等等，不但为中国现代文学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作家，而且通过它们之间所开展的关于文学思潮的论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马华文学史上，文学

刊物也同样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大家知道的，马华新文学的历史，正是以一九一九年十月创刊的《新国民杂志》为起点和开端的。据我所知，在马华文学界（也包括新华文学界）对此都有一种共识：马华文学的发展不可缺少两个必备的条件，一个是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为文学培养作家和读者，使文学的发展后继有人；另一个就是文学刊物的繁荣，否则，作家写出作品就没有地方发表。这两个条件的相加，就构成了马华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我对马华文学的研究中，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早期的马华文学，从一

九二五年中至一九三一年底，是它的扩展期，“马华新文学的有组织有意识的文学运动，在这时期蓬勃地开展。”其表现之一，即“新文艺刊物的印行”。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是马华文学的低潮期。这时期，“文艺刊物普遍消沉了。”到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初，马华文学又进入繁盛期。由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兴起，“文艺刊物增多了。”（引文均系方修先生的话）从这样的事实来看，清楚地表明了马华文学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它与文学刊物之间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同步起伏，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刊物的兴衰已成了马华文学发展的象征和标志。方修先生认为，这也正是马华文学的诸多特点之一。

以上我简单地回顾了马华文学早期的历史。我认为，当我们现在来考察《蕉风》与马华文学的关系，并评价它的功过时，不能割断它与历史的联系，也不能脱离和违背马华文学的发展规律。因为，它是对马华文学传统的继承；它的存在和业绩，也证明了马华文学发展规律的无可置疑。

根据我的并不全面的了



王振科教授（左）与诗人李宗舜

解，在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中，马华文学的历史最久，至今已有了三至四代的作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华文报刊及文学刊物也较多。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就数《蕉风》的连续时间最长，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它都坚持按期出版，至今已近“不惑”之年，实在难能可贵。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它的创办人姚拓先生。在中国，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笑话：在西方，如果你想使一个人很快破产，最好的办法是叫他办一份文学杂志。据我所知，《蕉风》每一期都是赔本的。然而，姚先生并不计较金钱的得失，而是抱定文学的宗旨和发展马华文学

的执著信念，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有了《蕉风》以往的历史和今日的成就。我认为，姚先生为马华文学所做出的巨大奉献，应该是有目共睹，也一定会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做为一本文学刊物，正如同作家的作品一样，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特品格，才不至于与其他的文学刊物雷同和重复，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才能使自己生存和发展。那么，《蕉风》有些什么个性和独特的品格；或者说，它的个性和独特的品格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蕉风》的个性

和独特品格主要表现在它的办刊方针和编辑路线上：

一、它始终坚持走纯文学的道路。仅就我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蕉风》来看，它所发表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等，都是严肃健康、格调和品位都较高的。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马华社会的现实，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华人的生活状况、生存困境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愿望和要求。既具有生活的广度；又有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力度。尽管这些作品的水准参差不齐，有些作品甚至比较稚嫩，但却代表了马华文学的主流和方向。虽然这些作品可能并不为各阶层的读者所接受，但编者却绝不为了逢迎和迁就某些读者的口味而发表庸俗、不健康或情趣低下的作品。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商品化社会中，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均无不受受到商品经济的制约。文学作品做为人类意识的一种物化形态，其商品的性质更是明显突出。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为冲突而不能谐调一致时，最能见出编者对文学所抱态度的高下：是以文学而谋利，或是为了文学的生存发展而不惜付出代价，

做出牺牲。很显然，《蕉风》以其数十年一贯的宗旨，表明它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我想，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二、它一贯坚持实行兼容并蓄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编辑方针。我从每一期的编者的话中，注意到他们一再表明这样的立场和观点：“作为一份开放的文学杂志，蕉风永远欢迎各种具有创意的文体。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多年历史中，蕉风就是以它的没有门户而见著于华文文坛。”“《蕉风》没有围墙，谁都可以踏进来。”“编者以为门户开放，不分区域，有容乃大，是件好事。”……在这方面，他们是言行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蕉风》才能够以多样化的作品奉献给他的读者，也把马华文坛装点得丰富多彩。

陈应德先生说：“首先推动现代主义文学的是《学生周报》和《蕉风》。”事实上，《蕉风》确是比较早地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引进马华文坛，支持和鼓励青年作家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大胆的试验和探索，发表了许多海内外作家的现代主义作品，从而突破和改变了长时期来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

”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它并未厚此而薄彼，仍然继续弘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发表了包括方北方、韦晕、姚拓、黄润岳、原上草、尔然等老一辈作家及其他一些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的作品不但为年轻一代马华作家学习的典范，而且同样丰富和充实了马华文学的宝库。

它的开放性还表现在虽然立足于马来西亚，却面向全世界。“《蕉风》的稿源，来自世界各地。”“《蕉风》和本地其他文艺刊物不同的另一点，就是能够获得不少海外著名作家学者的支持。海外作家的观点让我们打开了另一扇文学的窗户，庶几不会困囿自己的见解。”这不仅是明智的，富于远见卓识的，而且也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正如人们都知道的，文学没有时空的界限，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优秀作品，在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之后，都成为属于全人类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无论是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曹雪芹，他们的作品早就超越了国界而为全世界的读者所拥有。我想指出的是，特别是在现在，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不景气的低谷状态时，更需要

增进和扩大交流以达到互补。而《蕉风》在这方面是表现出色的。我作为读者，不仅能够常常从《蕉风》上读到印尼、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港台地区的外文作家和华文作家的作品，而且通过《蕉风》及时地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新动态，新信息，新思潮和新变化。对那种指责《蕉风》是“杂货店”，“尽刊些‘海外杂碎’”的说法，我不敢苟同。而且，我们不应忽视和忘记，“蕉风除了在评价世界文学新思潮不遗余力之外，从来不曾忘记具创意的、诚恳的、扎实的本土文学作品。”

因此，我们便可以说，《蕉风》在沟通世界华文文学以及密切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方面，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三、它大力扶植和培育马华文学的新生力量，支持和鼓励年轻一代的马华作家的创作，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文学新人，为马华文学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从而获得新的生机。正如编者自己所言：“当年有许多表现独特，写法新颖的作者，因为不能在报章杂志找到据点，都辗转在蕉风登陆了

，而且从此在文学艺术界有了一定的杰出表现。”“不少蕉风作者因具‘唯文学是担负’的胸襟，今天已有卓然的文学成就。”为此目的，《蕉风》经常举办各种作品的评奖活动，奖掖那些热爱文学并具有文学创作潜能的青年；经常举办各种文学讲座，邀请海内外的名家对文学青年给予辅导和帮助；它还着力于对华校学生校园文学活动的指导，开展各种有益的讨论，借此提高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增强他们的文学意识，从中发现文学新苗给予重点的关怀和培养……所有这些，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它经常召开各种文学座谈会和讨论会，及时总结马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对策和克服的办法。这不仅表明编者对发展马华文学所怀有的一种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也活跃了马华文坛的学术空气，增强和鼓舞了马华作家对发展马华文学的勇气和信心。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和教训，必将成为马华文学史的珍贵资料，为后人留下马华文学在艰难中前进的足迹，给他们以启示；而且，对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我作为马华文学的研究者，就常常从中深获教益。如果说，我对马华文学还算有所了解，而且这种了解也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话，是与《蕉风》的帮助分不开的。

人们常说，文学是崇高的事业，也是最令人感到寂寞的事业，正因为如此，那些为了文学的事业而默默地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也最值得人们的钦佩和赞赏。我作为一名读者，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这里谈了我对《蕉风》的一些印象。之所以说是印象，是因为我对它乃至马华文学都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即使难免有肤浅，片面甚至于谬误之处，也容易获得在座各位的宽宥和谅解。

最后想说的是一点希望。我认为，《蕉风》在保持和发扬自己固有特色的前提下，还可以适度地发表一些具有华族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一般华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的作品，以扩大读者面，为自己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还要适度地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以充分地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魅力。

◎马峇

# 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

(1955~1993)

## 年少蕉园迎蕉风(引言)

各位在座的写作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回所举行的“蕉风38年展”和文学座谈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学集会。——《蕉风》38岁了！时光是多么神速，而《蕉风》是何等坚强能耐呀！

出席这样的一个文学集会，连我也突然变得年青起来啦！可不是么？回忆使我们年青，回忆使我们忽然又满怀壮志，回忆使我们回到了以往年少的时光。想当年，在蕉风轻拂的校园里，谁不是乐于与文艺女神亲近为伴呢？

第一次见到创刊号的《

蕉风半月刊》，我便对她产生了异样的感情。那年十一月间，我才满15岁又两个月；在学校的图书室阅读到这份新刊物，她封面上印上“纯马来亚化文艺半月刊”等字样。我一见到她就“钟情”，因为她内容好、配图美、设计佳，加上我对她的名称颇亲切哩！

我自小在柔佛文律一带长大；文律特产一种香蕉，肉色金黄，甜美可口，俗称“文律蕉”。我那几位住在外埠的老师，经常托买几串文律蕉于周末时带回家与亲人共尝。文律人常以特产名蕉为荣。我家在山芭，

四周的槟榔园里也种了不少的香蕉树；购买了这份新刊物后，我在香蕉园里阅读，倍感亲切。我把那篇《蕉风吹遍绿洲》(发刊词)朗读了几遍——我特别欣赏较后的四段文字：

“……过去的历史可证明：我们的祖先在马来亚这块沃野上，对物质文明的创造方面，已有了辉煌的建树，但在精神文明的创造方面，还不能等量齐观。基于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马华文化工作者必须积极地，主动地负起这项任务，用我们的几支秃笔，把马来亚的文化沙漠开拓成文化绿洲。

“星马两地，我们华族后裔占了全部人口的半数以上，在今后悠长的岁月里，我们还要与其他马来亚民族协调的生活在一起。那么，对于我们生于斯，葬于斯的马来亚，如果不够了解，岂不被人引为笑谈，如何去了解一个地方，如何去了解一个民族，绝不是翻阅几本史地书籍，或诵读几篇宣传的文字所能济事的，必须深入到社会的内层，浸润在实际生活之中，才能慢慢体会出来。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从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来认真观察，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原野上的一山一水，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可以透过文艺的笔法，清楚地体现在我们的面前，观微知著，这也许就是我们了解环境达到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最好办法。”

“几位文化界朋友，每当谈到上述问题时，都有共同的感觉，一致认为在今日的星马，创办一份纯马来亚化的文艺刊物，实在太需要了。虽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雄厚，我们的阵容还不够坚强，但这点赤诚之心，如能引起社会共鸣，招来更多的文化健将，来和我们共同开垦，则这份刊物的前途，还是非常乐观的。”

“蕉风二字除去代表南洋风味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用不着引经据典地为它找注脚。我们只希望，这蕉风不会奏出秋风夜雨的凄凉悲调，而能使马来亚的沃野在它的吹抚下，滋长出茁壮的文化嫩苗。”

谁也预想不到吧，这蕉风不仅“能使马来亚的沃野在它的吹抚下，滋长出茁壮的文化嫩苗”，而今日——经过三十八个年头后，她早已飘扬着独立后马华文学的大旗，还把这面旗帜树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峰上！

这不单是蕉风出版社同仁的荣耀，也是在蕉风耕耘过的写作者的光荣；一份纯文艺性质的刊物，能够支撑长达455期，历经38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在内，在所有的中文文艺刊物里头，还找不到另一份期刊像《蕉风》能有如此长的寿命。单凭这一点，就可证明大马华裔人士对文化事业甚为重视，献身文艺的作者及出版人大有人在。

## 历任主编培植新秀

蕉风创刊号是在1955年11月10日面世的，那年头还是英殖民地时代。等蕉风半月刊创办了将近20个月（蕉风第44期于1957年8月25日出版）后，我国马来亚才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而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的）；可见在我国独立之前，蕉风经已负起时代使命，在争取独立与种族间融洽方面尽了一定的力量。

这回推动“蕉风38年展”的工委会主席姚拓先生，早在13年前发表的《二十五年话家常》（为蕉风出版25年而写。刊登于蕉风第333期1980年12月号）一文中说：“……刚出版时是在新加坡登记注册，出版人是申青兄，主编则为方天兄，其他几位编辑，都是义务性质的协助，我记得编辑委员中有李汝琳兄、陈振亚兄、常夫兄以及已过世的马摩西兄等人。我于一九五七年二月由港到星，始参与编辑工作。……”

在今天晚上出席的文友里头，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位写作人最早在蕉风发表文章；据我所知，在座的马汉兄和蕉风基本作者山芭仔（即温祥英）、梅井、黄枝连以及李定华等早在1956年之前就开始在蕉风发表创作了。

尤其是麻坡的马汉兄，早在1955年12月10日出版的蕉风第3期就有他的作品出现了，当时他用“求勤”为笔名；稍后，马汉又以“丁湘”、“夜之炎”、“西林”、“士默”、“丁乙”、“习者”等笔名发表多种文体的作品。我本人则较迟于1957年2月10日和3月25日，在蕉风第31期及34期以署名“江汛”和乳名“邱亚皎”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习作。

马汉兄亲口对我说过：蕉风第一任主编方天先生是他的文学恩师。后来，从许多例子看来，蕉风的编辑们多擅长培植新秀；用心编好蕉风，“尽量接近年轻作者的作品，发掘他们的才华，给他们最大的发挥机会，是我们的本份。……创作方面，沙燕、水生、温任平、飘贝零的文字都是第一次在蕉风刊出，对于新秀我们都尽量鼓励”。（详见蕉风第216期1970年12月号）

比如今日已是马新著名女小说作家商晚筠，她于1975年11月号的蕉风第273期发表短篇小说《秘密》，编者在《风讯》栏（编辑室）中写道：“比较上，商晚筠还是一位新人，目前正在台大外文系深造，这篇《秘密》，对一个少妇心理的秘密

，有相当细腻的描述。”——如果不是得到这样的好评，当年的商晚筠很可能不会这么勤于从事小说创作，而后来在台湾和马新等地多次参加征文比赛获优秀奖，台湾某出版社为她印行的小说集都风行一时，而目前是位出色的女编剧。

在1977年，当荒漠还是一名在籍英校生，他在蕉风第293期（1977年7月号）发表短篇小说《突》，当时的编者就在《风讯》栏中赞荒漠“这篇充满了象征意味的作品，也象征了他将来不可限量的成就”。——这位年青作者荒漠，就是后来改换笔名的何谨；今年8月14日晚间，何谨（陈和锦）在关丹荣获第三届杰出潮青文学奖；他现任南洋商报副刊主任。试想，当年的荒漠，要是他没获得主编的提携扶植的话，很可能他无法在十多年后就成为这么优秀的作家之一。

我们再以南马小说家洪泉作为例子吧，记得洪泉在1981年9月和10月联号的蕉风第342期发表短篇小说《解脱》时，当时的主编也在《风讯》栏里予以褒扬：“……洪泉是蕉风其中一位肯于尝试的作者。经过几个月的埋首苦‘写’后，洪泉终

于拿出货色《解脱》……读者可以注意到他时时在创作领域上力求突破，另拓疆界的痛苦与努力。《解脱》虽然不是作者在创作困境中的一次脱颖而出，却是一个真挚，果敢的尝试”。——我想，70年代末期的洪泉后来能够创作出这么多不俗的小说作品，这跟当年的主编致力于培植与提携不无关系吧？

蕉风月刊重视新秀，引导年青作者走入现代文苑，希望一批批的新人不断悉心创作，才能显出些朝气，否则文坛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 成现代派中心刊物

已故新华作家赵戎在他编著的《新马华文文艺辞典》（1979年8月教育出版社）一书中简介《蕉风月刊》时指出“……起先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其版型也由32开变为16开及24开。一个长时期全载香港及台湾作品，自202期起成为现代派中心刊物”。

在马华文学史上，蕉风月刊的“稿约”也最有特点

，颇有吸引力：“我们希望作者们寄来的作品是：态度要诚恳的，不要虚假的；表现要创新的，不要模仿的；内容要扎实的，不要浮浅的。文责由作者自负，版权由我们与作者共有。”

蕉风主编在1977年6月号第292期的《风讯》栏里又提出：“我们认为，单单指责社会不关心文学是不公允的，反过来看，作为一个作者，我们又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谈到对社会贡献，除了描写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之外，一个作者最基本的任务，便是写出好的作品来。我们相信，本刊所订的三点稿约，足以审定一部作品的水准。”

在第338期的《蕉风》(1981年5月号)“稿约”里，我们也读到了蕉风“希望收到的作品是扎实的创作、公平的评介、最新的翻译、独到的理论。我们的选稿原则是只要好的作品，不拘内容形式，不分派别主义，不限字数多少，不看作者名气”。

一个刊物或副刊的编辑所定下对来稿的取舍标准，往往指定了作者的创作路线与方向，仅有极少部分的作家不受影响。姚拓先生在为蕉风出版二十五年而写的《

二十五年话家常》(第333期刊出)一文中写道：

“……这二十五年以来，编蕉风的老编，有如走马灯一般，早期有方天、彭子敦、黄思骋，中期有黄崖、白垚、李苍、周唤，近期则有牧羚奴、梅淑贞、川谷、悄凌……一直到现在的小将张瑞星。”

最近，姚拓在《闲笔说蕉风》(1993年8月20日刊于《新通报·通苑》版)一文中又写道：

“黄崖主编《蕉风》的时间最长，大约有十年之久。……大约在1970年，黄崖离开《蕉风》后，由白垚(刘戈)主编，开始采用现代诗，以后又由周唤主编，出版了《美的V形》，大量刊出现代诗作，于是有人就给蕉风起了‘现代派’的名号。事实上，蕉风一向兼蓄并容，现代或不现代的作品，同样在《蕉风》上刊出，例如黄润岳、郑良树和我的文字，都‘不现代’得很。”

“周唤以后的蕉风编辑，有梅淑贞、悄凌、陈瑞献、张锦忠、李有成、川谷、沙禽、许友彬、王祖安、梅采、黄昭谕等等，一直到现在的黑与朵拉，他们大多是义务的道义协助，尤其是陈瑞献老弟远在新加坡曾为

《蕉风》义务效劳三年之久，梅淑贞小姐为编《蕉风》竟得了高血压，都令我由衷感激。”

“《蕉风》由创办迄今，三十八年如飞而过。我虽然月月看到《蕉风》如期出版，但全心全意去编《蕉风》，只有一两年的短短时期。所以，我有一个心愿：愿我在退休之后，专心一意地只编《蕉风》，其他业务，全部踢开。”

姚拓先生有着那股儒者的长者风范，慈蔼谦冲；唐林先生在《姚拓的蝴蝶梦》(详见《心里的星星》。1992年8月出版)一文中介绍姚拓：“……夸张一点说，称他做‘蕉风之父’也不算过份。”有关这个雅誉，我相信高义薄云的姚拓先生是不会领受的。接着，唐林先生所叙述的倒是实情，——他写道：“……讲到姚拓，就绝对不能不提到《蕉风》月刊。姚拓不是与‘蕉风’相依为命，‘蕉风’能够生存下来，倒是完全靠姚拓的不懈支持，才可以在销路稀少的困境中，惨淡经营而渡过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成为马华文坛上生存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文艺月刊。”

“除了出版《蕉风》月刊，姚拓还主持一份‘学生

周报’，它就是后来改名的‘学报’。这两份文艺刊物，在马华文艺陷于低潮的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出不少马华文坛的作家。”

我们万分高兴听到姚拓先生表露他的心愿——他强调：“愿我在退休之后，专心一意地只编《蕉风》，其他业务，全部踢开。”等姚老这番话落实的时候，蕉风必然呈现新风貌与姿采，攀向另一个高峰。

## 播种者已届丰收期

跟我交往已有34年的文艺战友马汉兄，在今年七月下旬寄赠影印的专访姚拓先生的文章给我做资料，访员是女作家永乐多斯女士，日期是1993年5月24日；原文是在《先生》杂志刊登的。

永乐女士问：蕉风一直在培养新的作者，在马华文坛，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姚先生，你当编辑的时候，怎样去培养或鼓励他们？除了鼓励他们投稿之外，有没有举办一些活动呢？

——这是个蛮好的问题，可惜过份谨慎与谦和的姚老却“避重就轻”地回答：

“我们说不上有培养作家。……不过，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很多写作者都曾在蕉风写稿，蕉风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例如马汉、梁志庆、牧羚奴、梅淑贞、白垚、周唤、林木海、悄凌、张发、梁园、小黑，都跟蕉风有文字上的缘份。我们也时常和作者联络感情，参加一些作者营和座谈会，在金马苍、波德申……”

在我还没阅读到那篇访谈之前，曾经略为划分统计，此刻我不妨把那批跟蕉风有过文字缘份的写人列名下来(由于这是篇未定稿，所以欢迎高明者提名增删之)：

马华小说作者——马汉、温祥英、张寒、梁园、陈孟、黄戈二、原上草、宋子衡、菊凡、麦秀、年红、温瑞安、纪小如(张贵兴)、李忆著、潘友来、陈政欣、朱牛人、曹岚、商晚筠、何谨、麦浪、小黑、许友彬、林月丝、雅蒙、洪泉、落叶、张锦忠、叶谁、鞠药如、雨川……等等。

马华散文作者——鲁莽、庄牧(沙燕)、蓝影、梁瑞明、陈慧桦、林绿、冰谷

、黄润岳、忧草、刘放、思采、何乃健、梅淑贞、川谷、温任平、何荣良、张树林、李有成、梁纪元、吴海凉、陈蝶、悄凌、林燕何、苍松、迈克、李国七、佐汉、风山泛、钟可斯、赖瑞和、公羽介、廖雁平、叶蕾、继程……等。

马华诗人——白垚、淡莹、王润华、慧适、周唤、归雁、丘梅、艾文、方娥真、张尘因、沙河、沙禽、沈穿心、川草、黄远雄、周清啸、李宗舜、赖敬文、子凡、陈强华、方昂、萧艾、傅承得、林若隐、宁牧儿、李敬德、张永修、蓝启元、杨际光、飘贝零……等等。

马华论述作者——李有成、谢川成、张瑞星、陈鸿洲、叶啸、李锦宗、杨升桥、庄声涛、陈应德、张光达、骆耀庭、碧澄……等。

新加坡独立前后，一直与蕉风有过文字因缘的新华作家计有：君绍、林方、南子、贺兰宁、牧羚奴、完颜藉、歹羊、英培安、钟瑜、文恺、谢清、莫邪、君盈绿、周望桦、喀秋沙、变质岩、西河洲、孟仲季、藁藁、家毅、杨松年、林山楼、黄继豪……等。

其中尤以才华盖世的陈瑞献(牧羚奴)居士，他与



蕉风的关系最为密切，早从1969年开始，他跟姚拓、白垚及李苍接编蕉风月刊三年多。蕉风为陈瑞献与郝小菲伉俪出版合译的《尼金斯基日记》（1971），也曾先后为这位文坛暨艺坛巨人陈瑞献出版了《牧羚奴专号作品》（第224期1971年9月号）、《关于陈瑞献/陈瑞献集珍庄个展专号》（第332期1980年11月号），和《陈瑞献专辑》（第443期1991年7、8月联号）等。

长期以来，尤其是革新后的蕉风（1970年初开始），除了拥有一群热情洋溢的基本作者之外，还在一年半载里涌现了一批批的新秀。蕉风主编曾说过：“拥护和攻讦什么流派都没有用，最实在的还是这句话：拿出作品来。……这句话使说空话的人胆怯和脸红，使沉默创作的人得到安慰和鼓励。”（详见第210期1970年5月号）。到了90年代初期，蕉风的生力军仍源源加入。

大体上来说，蕉风作者的创作，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除了50年代末期出版过包括江陵、马摩西、方天、古梅、常夫、胡牧（范北羚）等人的作品列入“蕉风文艺丛书”外，后来还先后印行了原上草、歹羊、完颜藉、

黄润岳、拉笛夫（马来现代诗人，由牧羚奴和梅淑贞翻译其诗作）、周国灿、蓁蓁、刘放、小黑、宋子衡、洪泉、温祥英、姚拓、王润华、韦晕、郑百年、郝毅民等人的专集。

打从1957年开始就替蕉风写稿的黄润岳校长，至今已写达卅六年之久。黄校长是蕉风和学生周报（后称《学报》）的专栏作家；他优雅凝重的笔触，深入浅出地把人生的感受娓娓道来；他的醇厚，使读友如沐春风。50年代以冷燕秋为笔名发表诗作的刘放，也是社会学博士；《刘放杂文集》兼有诗人的敏锐观察与社会学者的科学研究心得，讽世劝世两者皆备，有独白也有传统，有机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远。梅淑贞的专栏《人间集》，卓犖不羁，言明扼要，值得仔细体会琢磨。郑百年替蕉风写过《文史丛谈》、《百年专栏》、《学与思》和《香江随笔》等专栏，内容深广，气势豪放，可读性高。宋子衡、温祥英、菊凡、小黑、陈政欣和洪泉等等，都是比较用心创作的现代小说作家，多已树立了各自独特的小说风格，而且其作品是道道地地的现代马华文学，与港台的同类现代小说

有所不同。——最难得的，是那些蕉风的基本作者，多年后仍没忘了把最满意的新作寄给蕉风发表，比如商晚筠的二万余言小说作品《暴风眼》（刊于第441期1991年3月及4月联号），便是一个好例子。蕉风获得广泛的基本作者不断的支持与爱护，于是刊登在蕉风的文章，泰半是上选之作，后来提出申请文学奖或出版基金的作品，多原载于蕉风期刊，如最早期申请荣获出版基金的慧适、何荣良和菊凡等他们都曾经是蕉风的基本作者。又例如潘友来的短篇小说《我儿我女》，荣获了南马文艺研究会举办的“王万才青年文学奖”；这篇力作《我儿我女》即是发表在第270期的《蕉风》（1975年8月号）。宋子衡的短篇小说《冷场》，荣获马华文化协会颁发的年度小说奖，这篇佳作也原载于《蕉风》月刊（第320期1979年11月号的《宋子衡小说专题》）。还有好多不胜枚举的实例，这里不再赘言了。

### 创举特色领导群刊

在马新华文文学史上，《蕉风》和《学报》是两份比较创新、敢于不断革新与挑战的刊物。在1970年间，革新后的蕉风，出版了3个专号，即“诗专号”、《戏剧专号》和《小说专号》，另外还有尼金斯基专题、牧羚奴小说专题、苏辛尼申专题及三岛由纪夫专题（共4个专题），这一系列的推出，是编辑同仁有系统、有价值而重要的推介，之后翌年（1971），蕉风又推出马来文学作品专号、留学生专号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后来又出版过评论专号（蕉风第240期1973年3月号）、诗专号（第292期1977年6月号）等，也先后推出多个专题，让作者群发挥对当前文坛某些现象或某部作品的看法和见解，可说是创作与评论并重，相辅相成。——针对评论，蕉风主编说过：“如果有更多人在文学理论方面落实地下功夫研读及写作，将有助于视野的扩展，消除多少年来由封建思想所造成的闭塞局面。”（见第243期1973年5月号）

凡是蕉风的基本读者，相信都会承认：“多少年来，我们即本着开放的心灵来编蕉风，也让读者接触多方面的作品，是西方作家作品

的介绍也好，是三四十年代作家作品的回顾也好，目的是让读者多看，同样地，对创作文字的刊登，也求多方面风格的照顾。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些作品稍欠成熟，但是，对热衷于文艺创作的人，我们在应加鼓励的心情下，发出一两声喝采，是必需的。”（见第242期1973年4月号）

革新后的蕉风（1970年初开始），所谓高水准和新风格，是编辑们长期性的通盘计划和编辑方针，虽然有不少人叫好，可是也有好些读者无法接受，因此《蕉风》的销路更不理想了。当然，身为写作人，我们始终同意在创作以外，应该扩大视野，多接触外国或西方的文学作品。文学既然是人类心灵的投射，涉身其间的作者与读者，自然必需有广阔的胸襟，才能领略它所涵容的无穷的奥秘。

一般上来说，蕉风的新人都能提供些充满锐气的作品；经过数年的磨练后，他在蕉风所发表的文章多有代表性。于是有人说，马华当代优秀的作家多来自蕉风的阵营。虽然我们不一定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个人倒同意下列3点：（一）马新现代文学的前行者，无不来自蕉

风。（二）我国独立后，在马华文坛冒出来的写作人，几近占60%曾在《学报》及《蕉风》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三）蕉风是跟港台及欧美华文文学交流最密的一道桥梁。

至于战前和战后初期及50年代的马华作家，曾经在某段时期于蕉风刊物发表过作品的起码也有廿余位，例如：丁丁（依藤）、陶焰、温梓川、洛萍（江陵、白蒂）、萧遥天、曹兮、絮絮、李士源、原上草、斌子、光华、东方月、史立恒、韦晕、方北方、朱昌云、彭士麟、吕朗、李汝琳、周燊、夏弦、余寿浩、黄炳炎、刘瑜、范北羚、沈安琳、吴静子、梦君、马阳（蒋蕙）、梦平、游牧、罗纪良等。

蕉风常给予潜质佳的新秀适当的褒扬，并制造机会让他们参加青年作者野餐会（即生活营），大规模的生活营分别于1961、1962、1963及1964年在波德申、金马崙高原、太平山和摩立海滨举行，受邀参加的四届的全马青年作者共约百名，来自马、新各地（有关的第三届全马青年作者座谈会的记录稿——陈孟整理的《我们的基本信念》，和梦平整理的《我们对马华文坛的看法》，都收入赵戎编的《新马

华文文学大系第8集史料》一书里，由227页至236页，原载于《蕉风》第131及133期）。

蕉风出版社的负责人是热诚实干的，除了在马来亚搞过多次青年作者生活营之外，在新加坡，蕉风同仁也举行过类似的座谈会，例如在1970年3月杪于新加坡牧羚奴的“客栈”举行的文艺聚会（姚拓与白垚等赴星出席，详见《这一群人说东说西地》，刊于蕉风1970年4月号）。后来又在1977年10月16日召开的卅位新华作者非正式座谈会（详见第298期1977年12月号）。到了1979年，蕉风也出版了《潮变时候·新加坡年轻作者专号》（1979年10月号），奖掖新人。

当年马新的写作人很少有较大规模的聚会交往的机缘，蕉风在这方面的安排与联络，几乎是个创举；这批与会者，多已成为今日的文学界硕彦人物。蕉风除了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之外，在扶植与提携文学接班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怪姚拓先生会对访员永乐多斯说：“与蕉风有密切关系的人，不管是在南洋、星洲、中国报、光华、生活出版社，或者是商海，都

做得很好，起码，他们都没丢蕉风我的脸呀。”

从80年代末期至今，蕉风仍常在适当时候表示尊敬作家和表扬作家，安排出蕉风作者的专辑，例如黄远雄、陈强华、雨川、李宗舜、方北方和韦晕等作家的专辑都与读者见了面。这等做法，也是由蕉风创始的，现时有的期刊编辑也来出个人专辑这一套。近年来，我们在蕉风也读到了《童话故事与童诗》（第449期1992年7、8月联考）和《新生代》（第454期1993年5、6月联考）等专辑；这也是其他刊物编辑较少动脑筋组稿的新措施，而蕉风经已有了导航的表现。

早在1962年间，在南马、中马及北马，有三份姐妹刊在同一个月份里相继出版，那即是：（一）新潮月刊——于5月5日在麻坡创刊，16开型纯文艺刊物，马汉主编，约出过10期，新潮社印行。（二）荒原月刊——于5月15日在吉隆坡创刊，16开型纯文艺刊物，鲁莽主编，约出过20期，荒原社印行。（三）海天月刊——于5月25日在北马创刊，16开型纯文学刊物，梁园主编，约出过21期，海天出版社印行。后来，该社还于1965年12月，出版了报纸型纯诗歌刊物《

海天诗页》数期。——这三、四份文艺刊物，都是在当年的蕉风月刊主编黄崖先生大力协助之下成功出版的；因此，我们说蕉风月刊曾领导群刊不是过誉之辞吧。——1962年前后，蕉风主编黄崖所主持的新绿出版社，也替马汉、陈孟、梁园、慧适、集文和鲁莽六人出版了6部专集。

蕉风主编在第349期（1982年5月号）的《风讯》栏里写道：“为了设计与编排上的方便，蕉风编辑部同人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从三五〇期（即一九八二年六月号）起，把蕉风原有的版本改为十六开本。蕉风创刊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由大变小，由小变大，面貌改了好多次。每一次改变是一次尝试。这次的改版，我们力求不只是换件衣裳而已，而尽量逐步充实内容，使蕉风成为一本真正值得看阅和收藏的文艺刊物。”——蕉风的型版自350期起，由原有24开本改成16开本。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旧有的24开本（四方本）曾经是多种刊物和丛书效法的对象，试看：当年的蕉风文丛、犀牛文丛、天狼星诗社、人间出版社、大学文艺，和在新加坡出版的《新社文艺》、《潮声



文史家马岩（右）与诗人李宗舜

》，以及五月出版社印行的丛书杂志等，不都是采用24或25开本型么？这也是蕉风月刊的影响所及和集体仿效的一大例证。

### 原载蕉风被选佳作

在38年里头，蕉风已出足第455期，如果平均每期容纳9万的文字稿的话，至今已刊载了约达四千零九十五万字的文艺作品，真是浩如烟海。在本邦，蕉风月刊可成为“蕉风学”（简称“

记得在去年（1992）初，我在蕉风（第445期1991年11月及12月联考）拜读了陈应德博士在他的《文坛省思》专栏里写的大作《迫切的工作》；这的确是一篇令人省思的好文章。

陈应德博士指出：“……表面看来，马华文学发展是很蓬勃，可是只要我们肯冷静地检讨一下，这几十年来，我们华社、尤其是文学和学术界在马华文学发展所做过的实际工作，还是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迫切地，脚踏实地去做的。出版一套《马华新文学大系——1960—1990》便是马华文坛最迫切的工作。”

较后，陈博士又写道“严格地说，大马华裔社会出版了以上两本选集只是相当接近文学大系，而且还只限于散文和小说而已。自从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之后，整个大马华社，虽有这么多华人团体（包括很多文化、文学团体）连区区一套马华新文学大系也编不出来，实在是我们华裔社会共同的羞耻。”

是的，目下积极地进行出版一套文学大系，是一项比较迫切、有深远影响的工作，希请华裔社团的领导人予以重视和关注，不久之后

蕉学”）。要是您肯痛下决心花它三几年的工夫去搜集455期的蕉风，加上寻找蕉风引起反响的所有资料，悉心予以整理、分析及立论的话，足可完成一部博士论文的巨构吧。

提到写博士论文，我们联想到曾经在蕉风园地上耕耘过的几位马华作家，他们先后都出国苦读而拥有了博士衔头；这些学有专长的蕉风作者即是：王润华、陈慧桦、林绿、刘放、赖瑞和、李有成、何荣良等博士；这份荣誉也可以让蕉风同仁分享吧？而李有成（李苍），还曾当过蕉风编委哩。

可实现所有写作人的这个愿望。

扯到大系，根据我约略的统计与记录，发表在蕉风月刊的许多文学作品已被编入一些大系和选集里，现试简述如下：

(一)《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8集，是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于1972年3月至1974年陆续出版的一套战后马华文学大系，由李廷辉（主席）、孟毅、周燊、苗秀、赵戎及钟祺合编，收集了由1945年至1965年为止的马华文学作品。

这套大系的第2集是《散文①》，被选的原载于蕉风月刊的佳作只有一篇，那是郭升新的散文作品《出海》。

第三集是《散文②》，内收原载于蕉风的作品计有：君绍的《当红毛丹成熟的时候》（蕉风71期）、忧草的《大山与他》（蕉风第122期）和《海之歌》（蕉风第136期）、原上草的《含羞草及其他》、鲁莽的《信念的萌育》（蕉风第133期）、林成兴（冰谷）的《吡叻河的召唤》（蕉风第127期）、山芭仔的《太平湖之恋》（蕉风第21期）、梁志庆的《沙滩》（蕉风106期）和《怀念丰盛》（蕉风第

138期）、蓝影的《第一颗星星》（蕉风115期）、沈安琳的《自由的召唤》（蕉风第121期）、陈慧桦的《重游王城》（蕉风第133期）、梁瑞明的《海滨遐思》（蕉风第111期）等等。慧适、鲁莽、沙燕等都是60年代初期的蕉风基本作者，他们都有多篇散文入选，但由于《散文②》不曾一一注明来源，故这里无法详告。

这套大系的第四集是《小说①》，内收洛萍的《赌博世家》（蕉风第38期）和《山野底孩子》（蕉风第6期）。

第五集是《小说②》，内收方天的《十八溪壑》（蕉风第9期）、《暴风雨》（蕉风第17期）及《烂泥河的呜咽》、山芭仔的《孩子的心》（蕉风第49期）、黄戈二的《病》（蕉风第104期）等。原上草、斌子、牧羚奴、端木虹等这些有作品入选的蕉风小说家，由于文末未加以注明来处，故这里不赘。

第六集是《诗歌》，有作品入选的也常在蕉风月刊发表诗作的诗人计有：常夫、范北羚、冰谷、萧艾、慧适、北蓝羚、年红等，但由于诗末没加以注明来处，所以无法在此汇报。

第八集是《史料》，这部厚达968页的巨著，内收蕉风半月刊创刊号至第72期的所有目录及出版日期等。在“作者小传”中，数十位蕉风基本作者的简介，也刊入第406页至442页里头。蕉风的创刊词、蕉风月刊文艺座谈之一至之八，以及第三届全马青年作者座谈之一与之二，和文艺座谈会《马来西亚的文艺读者和作品》（附录）、《诗人看马华诗坛》（附录）、青年作者与马华文坛（附录）和《马华文艺的新生力量》（作者叶逢生即黄崖）等，多半都在蕉风登载过，幸而被转载于《史料》集里。

(二)方修于1979年到1981年之间也编了一套四册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包括：(一)小说一集，(二)散文一集，(三)诗集，(四)戏剧一集。这一套似乎不曾出齐的大系，除了诗集收集了1945年到1971年左右的的作品以外，其他各集只收由1945年到1956年之间的作品。这套大系的第六集是《诗集》，于1982年5月第1版；常在蕉风发表诗作的忧草、萧艾、冰谷、北蓝羚、英培安、完颜藉、贺兰宁、谢清、文恺、流川、孟仲季、蓁蓁、南子、林方、

吴伟才、沈璧浩、林也、黄继豪、望无际、钟瑜、李苍等，都有诗作入选，唯无从由诗末找到更详尽的注明，故无法汇报哪些诗作是转载自蕉风月刊。

(三)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于1985年左右出版了张树林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及马峇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二辑：小说》。小说选限于1960年至1979年的创作；散文选限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作品。

这部散文选，共收55位散文作家的作品，由于文末未一一注明原载处，故无法查明哪些散文作品是原载于蕉风月刊；不过，其中有40位是常在蕉风发表散文的作者，因此我说：在《马华当代散文选》（张树林编选）一书中，至少有72.7巴仙的作者曾在蕉风发表过多篇散文作品。

这套文学选的第二辑是小说集（简称《马华当代小说选》）；是由我本人编选的；从文末处得知姚拓、黄崖、宋子衡、张寒、梁园、小黑、李忆着、何谨和洪泉等9位小说家被选佳作都原载于蕉风月刊，在54位入选的小说作者中占了16.7%。此外，还有多位被选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也常

在蕉风登载过，例如温祥英、林之流（陈孟）、绿浪、温瑞安、落叶、商晚筠、张贵兴和叶谁等，都是通过蕉风在技巧与题材上表现新风格的小说作家。

从多部大系中的选集、文学选，以及文学奖、征文赛和出版基金奖的得奖人等等实例看来，足见与蕉风曾经结缘的当代写作人，在马华文学界所占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是何等重大而深远哩！

今天的马华文艺报刊，十之六七的负责人是来自蕉风和学报的阵营；这些编者也喜欢在各自的文艺园地上掀起现代文艺创作运动，一如早在1967年，现代派诗人完颜藉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编《文艺》副刊的手法一样。喜爱追随现代文学创作运动的写作人，一定更有一种满足感吧。

## 蕉风吹拂更上层楼 (结语)

蕉风是强劲带动的。如果不是有阵阵强劲之风，它

又怎能扬起马华文学的大旗呢？

多年来，既然已经在马华文学的山峰上树立了一面旗帜，大家又怎能不加倍的努力耕耘呢？——我们的前辈姚拓先生年事已高，战斗了约40年，为了出版这份长寿的《蕉风》，每期亏损马币3千元，他至今都从不言倦；我们怎能不向他老学习呢？

我想，今年8月底所举行的“蕉风38年展”和文学集会，只是事前的一些“热身运动”罢了；我们衷心盼望蕉风同仁今后能够出版《蕉风文学大系》和《蕉风目录大全》，等多两年或十二年之后，再来搞一个声势更大的40或50周年纪念的“蕉风周”，庆贺马华文学在蕉风吹拂下更上一层楼。

[1993年8月21晚脱稿于可冬小筑]

◎林李

# “蕉风讲座会与活动”

## 记实

《蕉风》双月刊为庆祝创刊38周年及配合由马来西亚图书公司主办的第一届中国书展，而于93年8月28日至30日，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二楼会议厅举行的“《蕉风》文学讲座会与活动”的文学盛会，已经圆满结束。此盛会除了有文学座谈会之外，也举行《蕉风》38年史料展，以及节目包括诗词朗诵、散文朗读、华乐演奏、相声、现代诗曲演唱等多姿多采的“文学的声音”。这有广度、有深度、有创

意、更有立体感的文学约会，特别邀请中国、台湾及本国数十位老中青作家聚首言欢，发表精辟的文学见解，传达最新的文学思潮，互通最新的文学讯息，使与会者都获益不浅。

主讲文学课题的国内外作家都是经验丰富、学有专长的作家。他们不但让《蕉风》作者与读者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状、台湾文坛后现代主义作品及九十年代的现代诗，而且也介绍了《蕉风》的作者群。

8月28日有两场讲座会。第一场从下午三点开始，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及编审李世凯和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任哥舒主讲，讲题是《中国文学书籍出版概况》，主持人是碧澄。这三位中国的资深文化界人士除了向文友们详尽的介绍中国当前的文学发展趋势、文学刊物的出版现状之外，也与本地文友进行了宝贵的交流。此外，他们也欢迎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

投稿给中国的文学刊物，让中国广大的读者能够或多或少知道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加强两国人民的关系。

第二场讲座于当日晚上八点开始，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教授王振科和我国著名文学史料工作者马崧主讲，讲题是有关《蕉风》与马华文学，由黄昏星主持。王振科副教授从1987年开始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重点研究新马华文学，发表过80余篇、50余万字的研究文章。他告诉在座者，他与马华文学的源远流长的关系，他之所以选择研究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是因为他的父亲二十年代初由新加坡回到中国，目前有四位叔父，三位姑妈住在新马，其中二位姑妈住在吉隆坡，所以他从小便对新马怀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他这次以《一个读者心目中的《蕉风》》为题，谈《蕉风》与马华文学。他认为，《蕉风》的个性和独特品格主要表现在它的办刊方针和编辑路线上，其中包括它始终坚持走纯文学的道路，它一贯坚持实行兼容并蓄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编辑方针，以及它大力扶植和培育马华文学的新生力量，支持和鼓舞年轻一代的马华作家的

创作等等。他指出，《蕉风》经常召开的各种文学座谈会和讨论会，及时总结马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对策和克服的办法。这不仅表明编者对发展马华文学所怀有的一种直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也活跃了马华文坛的学术空气，增强和鼓舞马华作家对发展马华文学的勇气和信心。他最后对《蕉风》寄以的期望是，《蕉风》还可以适度地发表一些具有华族传统文化特色，以及适度地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以充分地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魅力。王振科副教授说得很对，《蕉风》的编者和作者在这方面应该可以作出努力，同心协力把这份最悠久的中文文学杂志编得更出色，把更多有创意及更佳的文学作品呈献给读者，并且把本地文学创作推上更上一层楼，对马华文学作出贡献！

当晚的另一位主讲人是马崧。他的讲演题目是：《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这位文学史料工作者如数家珍地详尽的给大家介绍了从1955到1993年投稿给《蕉风》的作者群。这些作者包括从早期写到今天的热情洋溢的基本作者，以及近来涌现

的一批批新秀。他也赞扬《蕉风》的历任主编培育了不少新秀。马华文坛的很多作家，例如马汉、温任平、沙燕、商晚筠、荒漠（何谨）、洪泉……等人，他们的文字都是第一次在《蕉风》刊出，并且文章获得《蕉风》编者给予鼓励与好评，而激发他们的勤于创作，以致成为了目前的优秀作家。他形容《蕉风》在马新华文文学史上是比较创新、敢于不断革新与面对挑战的刊物，因为革新的《蕉风》先后推出了多个专题，让作者群发挥对当前文坛某些现象或某部作品的看法和见解，可说是创作与评论并重，相辅相行。马崧在讲演的结语中希望大家加强的努力耕耘，让阵阵强劲的《蕉风》，扬起马华文学的大旗。他也盼望《蕉风》同仁今后能够出版《蕉风文学大系》和《蕉风目录大全》。

8月29日下午的第三场讲座会是由现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中心主任的陈慧桦博士主讲。他的讲题是：“后现代主义与台湾现代诗”，由女诗人梅淑贞主持。他的讲演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哈山（IHAB HASSAN）、詹明信、福斯特（HAL FOSTER）、佛



克马 (D. FOKKEMA) 等的后现代理论；蔡源煌和钟明德对台湾后现代电影、剧场的评论。第二部分侧重在介评分析台湾的后现代诗人如夏宇、梁翠梅、罗任玲和罗青等人的作品，其中间佐以钟玲、林耀德等人的评论。除了介绍以外，他也分发有关后现代主义作者的各一篇作品和资料给在场者参考。他的这项讲演，协助本地作者对“后现代主义”有了一些认识，同时也获益不浅。

当天晚上的活动“文学的声音”可说是这次集会的高潮。这个由傅承得和傅兴汉精心策划的文学活动，为聚集在会议厅的数十名老中

青作者和观众，带来了欢乐。经过两天来几场严肃的讲座会之后，这个活动让讲座会参加者得到了松弛，场面轻松、活泼。参加演出者中，有的唱粤曲、吟唱古诗词、演奏古筝与琵琶，有者朗诵现代诗与散文、说相声、自弹自唱现代诗曲等，大家通过声音，抒发演绎，使文学立体化。出席这个文学之夜的文学工作者，无一不被这轻松、热闹、欢乐的气氛所感染而陶醉在文学的世界里！

最先出场的是女诗人梅淑贞和诗人医生杜宇声（杜志昌）。梅淑贞在杜医生以曼陀玲的伴奏下，以粤语吟

唱由杜医生谱曲的《武陵春》与《虞美人》。接下来，杜医生在古筝高手蔡元诚的伴奏下，吟唱自己的作品《青松垂柳》，而蔡女士也在杜医生以曼陀玲的伴奏下，吟唱杜医生的另一辑作品《嘉眉小照》。

专艺艺术中心的李光泰和黄慧心分别以古筝和琵琶独奏《高山流水》和《王昭君》。《高山流水》的激昂与《王昭君》的幽怨调子，令在场者都屏息聆听，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男高音刘国耀也抽空出席献唱一首歌。这一晚，他以中音清唱《凤阳花鼓》。他那中气十足、浑圆的歌声，让观众听后

大喊安哥，但刘先生婉辞再唱，他说留待以后再唱。这三位艺术界朋友的演唱，使这个文学之夜生色不少。

诗歌与散文朗诵的部分，由作者们朗诵自己的作品。前辈作家彭士骧（翠园）校长以湖南口音的华语朗诵一首纪念母亲的诗《奠》。诗人游川以激昂的语调朗诵《举头三尺有神明》，和以活泼、生动的语气朗诵写给儿子的诗《婴语》。黄昏星以带有潮州腔的华语朗诵《武昌街》，陈雪风朗诵《风灯》，砂胜越诗人田思朗诵《观乃群画展》，献给在座的画家黄乃群。

散文朗读方面，何乃健朗读《一散千里的缘意》。林玉蓉以华语朗读姚拓的作品《上下河十八寨》，而姚先生再以百分之百的河南话，重读一遍这篇描写他的老家河南巩县传说中的十八寨故事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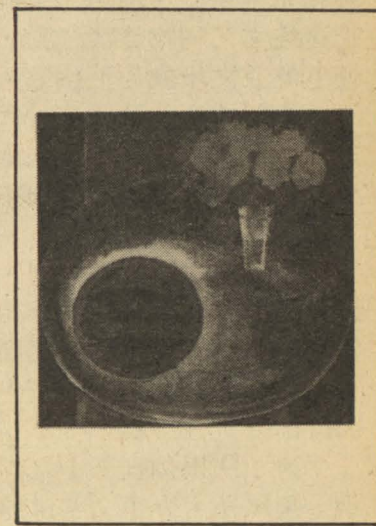
巴生商人李国强应姚先生的邀请献唱一首歌。他以卡拉OK音响播放音乐，唱了一首《草原之夜》。场面突然响起音乐，带来了更欢乐的气氛。弹吉他好手及本地音乐创作人周金亮、张盛德和叶友弟以吉他伴奏，唱了三首歌：《老公》、《西岸》和《月亮圆》。年轻人

的歌声，传进每个在场者的心坎里，个个似乎也年轻起来！

“文学的声音”的压轴戏是来自北京的相声大师马季和刘伟的表演。他们在姚新光的陪同下突然出现会场，引起了整场哗然和热烈的鼓掌。节目主持人事先没有报告有这个节目，因为不肯定他们是否会及时从外地赶到。马季分别和刘伟及姚新光表演一段相声，老练的演出，诙谐及有趣的对话与动作，引起全场笑声阵阵，掌声不绝。

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蕉风》讲座会与活动也随着“文学的声音”的结束而落幕。欢聚在一起三天的各地文友依依不舍地分手了。举办的三场讲座会，相信发挥了互相分享文学经验的作用，而且也温热了大家喜爱文学的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讲座会会场和住宿的地方有一段距离，而且位于热闹的市中心，每天听完讲座会后，大家匆匆回去酒店用膳，又匆匆赶回会场，而晚上讲座会结束后，文友各有各的活动与节目，大家没有再聚在一起谈文说艺，交换写作心得及进行交流。姚先生希望，下一次如果再办文学集会，要找一个环境幽

静、远离尘嚣的地方，租下一幢别墅或公寓，举办类似的讲座会，让赴会的文友能够真正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分享写作的经验，使写作水平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多反映生活与社会的作品，对马华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也使马华文坛大放光彩。



# 文学盛宴的最后一道菜

◎佩韦

看见遍地花开，是在一个花季轻唤之后。蕉风椰雨中弥漫着一股久久不散的文艺气息，昂首凝望，天空舒展一片亮丽，蓝天白云串起了一季长长的欣喜。心灵的震撼停止在八月的末梢，回想蕉风文学讲座里的文学盛宴，点滴在心头。

蕉风几经风雨，浮沉了三十八年，尝尽世间冷暖、槭叶瑟瑟、芦花翻白。亏了三十八年而不倒，是因为有姚拓先生用心、用力、用钱把这纯文艺刊物惨淡经营，使它屹立文坛成为不倒翁。三十八年的变化轨迹、时代递替。风雨飘摇。姚拓先生三十八年如一日，垦垦拓拓，风格犹存，使人钦佩。

蕉风的进展从半月刊、到月刊、到双月刊。一开始就没赚钱，后来却每一期都亏，天底下也只有姚拓先生豁得出去，亏得起。

为了庆祝创刊三十八周年，蕉风还主办了文学讲座

与系列活动。广邀各地作者参与，吃住完全免费。住在吉隆坡的文华大酒店吃在峨眉酒家，住得舒服吃得好，这吃住间又得花去一大笔钱了。

文学的声音是这趟文学盛宴里的最后一道菜，耳濡目染、饱尝精神粮食，是最高层次的享受。听作家们亲口朗诵他们的精心杰作，有姚拓先生的河南腔、有翠园女士的湖南音、有陈雪风先生的潮州调。他们在马已是根深蒂固，却能乡音未改，以暖暖的乡音娓娓朗诵自己的作品。亲切之外，伏耳倾听，耳际间还回响着祖先生活的脉搏；感动的目光里仿佛遥遥望见根之来处。游川的气势磅礴的诗句，从他口中读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何乃健的散文朗诵，好像看到了北方稻田，一片无际的麦浪，一浪接一浪地向你涌来，因为土地有情、人间有爱

、作者心有所属。我喜欢他的散文多过喜欢他的诗歌。

这最后的一道菜，是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慢慢享用，细细咀嚼，回味无穷，裨益不少。听进耳里、看在眼里、领意在心中。当你捞一瓢故乡山山水水，淋一点甜甜蜜蜜的汤汁，撑一伞温温暖暖的蕉风椰雨情，你会永远难忘这趟感性的邀约。

鲜花的呢喃、百花齐放的芬芳，映成了盛开的花季，一季季都是最美的容颜！今夜我们没有把酒，也不问青天。然而我们都在中华大会堂酩酊大醉了，醉在文学的声音里。

明朝酒醒，收拾心情赶路，南下北上无限依依。匆匆相聚又匆匆分离，背着彼此的勉励——别只羡慕人家的花圃而荒了自己的园地。我不是个好园丁，自然写不出美丽的篇章，但愿是个辛勤的推销员，替蕉风多招些长期订户。

◎灵子

## 相聚自是有缘

(记蕉风椰雨 38年文学讲座与活动)

从来没有参加过大型的文学活动，第一次有幸参加的，竟然便是《蕉风》配合创刊38年所举行的文学讲座。

与会者有许多是从小阅读《蕉风》或陪着《蕉风》一起成长的有心人，参与这个创刊38年的纪念活动，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值得怀念一生的体验吧。

而我，早在二十多年以前，便曾听说了《蕉风》的大名，可惜在某种情境下，遇不到引路的人，平白错失了一个难得的机缘。否则的话，我的人生道路或可改写，我也可以在交流会上自傲地说：我是看着《蕉风》长大的！

机缘一失不可再得。

正因为这样，我在不曾

被邀请的情况下，得到文友的相助，获得了这个参与的机会。

谢谢大家！

既然有心参与，对每一场的讲座，便都以热诚与投入的心态去面对；吸取前辈们的经验和启发，以期增长自己的见识，也不致辜负了主办者提携后进，让文学爱好者进行交流的一片苦心。

第一场讲座，由中国各个著名出版社的正副总编辑主讲，他们便是何启治与李世凯两位先生，由大马作协文书碧澄先生主持。

各位来自远方的朋友，侃侃地叙说着中国目前出版的概况，尤其着重介绍文学期刊出版的现状；其中包括了《中华文学选刊》，《当

代》文学双月刊，《收获》等。

而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任哥舒先生则讲述了儿童文学的进展与少儿读物的出版概况；为了与外界取得良好的了解与沟通，他们和日本、美国、港台星马等地都有展开交流活动。

我对于出版工作一窍不通，听各位内行的先生说起来轻描淡写，其实当中蕴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挥洒了多少的心血，担戴了多少的焦虑啊！

第二个讲座会进入了与《蕉风》有关的主题。由专题研究“新马华文学”的王振科教授和我们的“马华文学史料家”马崧先生主讲；（诗人黄昏星）李宗舜先生

主持。

王教授是海南文昌人，父亲早年由新加坡回到中国，造就了他与“新马华文学”的一段因缘。

难能可贵的是他凭着这点渊源，致力于“新马华文学”的钻研，写下了八十余篇，五十余万字的研究文章。

王教授当天晚上的讲话内容侧重于《蕉风》的评价。

他指出：《蕉风》是一本纯文学刊物，品味格调高；能登上《蕉风》版位的文章，大都有着可观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风格；也由于《蕉风》一向秉着门户开放的原则，文章内容来自各个生活层面，兼容并蓄，因此文采也益见多姿。而世事不能尽善尽美，《蕉风》在发扬它的长处之外，必须正视文章水准或有参差不齐的现象。

王教授寄望《蕉风》能更进一步作到雅俗共赏，并增强其可读性。

马岩先生的“蕉风吹遍绿州”，点出了“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的前驱性，在他宣读的资料中，特别强调《蕉风》培植文坛新人，造就文坛宿将的功德。他指出：《蕉风》是“新马华文学”的前驱者，现今许多知名作家与《蕉风》都曾有过一段渊源。

马岩先生专事文学史料的编著，由于时间的局限，他以飞快的速度，详尽地阐述了《蕉风》历年来所培育的新人，他们在《蕉风》各个期数里所曾发表的佳作。而值得高兴的，他们如今已是大有成就的作家了。

第三场的讲座由陈慧桦博士主讲，女诗人梅淑贞主持。

陈博士的讲题是“后现代主义与台湾现代诗”。

陈博士百忙中抽空远道而来，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讲话内容，在现场给我们分发了讲义，这种热诚与认真的态度，我们应该深深感谢他！

“后现代主义”是个深奥的大题目，仔细地听了讲解分析后，才了解到这听来艰深难懂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早已入侵我们日常的生活内容。

陈博士说：“后现代主义”影响所及，包括了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以及我们的生活形态，从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观点。

现代的建筑呈现方方正正，正统的形式，如果加上各种装饰与花招，便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了。

正规严谨的音乐如果以古典和现代相互参杂呈现，

便成了后现代的特有方式。

一些后现代诗歌却流入一种文字游戏的框框中。

陈博士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引来了满堂哄笑，他说：现成的饭和菜便是一种现代的形式表现，可是一吃下肚子里，就变成了后现代了！

如果是这样理解，那么后现代便是揉合了多元和相对的形式，成了一种杂糅式的文化了。

以上所记述的，是我参加了《蕉风》文学讲座后的一些心得，内容是依据现场记录的笔记整理出来的，如果有错误遗漏或是不当之处，则要请诸位前辈多多指点，多多包涵！

试过了这文学盛宴的三大正餐之后，轮到我们来品尝主菜以后的甜点。

甜点的主题是“文学的声音”。

这是一场声音的演出。埋头苦写的作家，今天被请上台来，抬头面对听众，以自个儿的声音演译自己的作品，虽是一项新的挑战，却也是一件新鲜快事。

节目主持人请来了姚拓先生和翠园女士，以他们各自的乡音，朗读了自己的作品。

杜志昌先生和梅淑贞小姐吟唱古诗词。

何乃健先生朗读散文。陈雪风、田思、游川和李宗舜四位先生的诗歌朗诵。

此外，还有男高音的清唱，音乐学院高材生的古筝与琵琶独奏，周金亮和张盛德两位年青人的新诗谱曲，自弹自唱。

轻松的场面，把讲座会严肃的气氛一扫而空。

翠园是位幽默的女士，她把自己和姚生，杜医生比喻为三个老顽童，让人听了会心而笑，也为他们的反璞归真，童心未泯而深深感动。

翠园女士朗读了一首纪念母亲逝世而作的诗歌，可是因为母亲过世已久，今天，在这样一种热腾腾的场合

中，要为大家朗读这么一首悲凄的诗歌，感觉上有点怪异，也使她觉得“有点好笑”。

而诗、却总是要朗读的。或许，朗读者便在那字里行间，渐渐寻回往日丧母的哀伤，他的眸中开始盈满了泪花……这笑中有泪，泪中带笑的感人片断，在我心中回响成一阕伤情却又温馨的诗篇。

“文学的声音”压轴好戏是让人振奋的。

多谢姚新光先生为我们请来了马季先生和他的年青徒弟。

舞台经验异常丰富的马季先生，不愧是表演行家。

即使是近距离演出，也十分出色自然。只见他和徒弟跨步上前，面向大家，应酬话也不多说，辟哩啪啦地，精彩的相声语言顺意流畅，脸部表情精彩绝伦，把大家说得嘻哈颠倒，不但掀起了满堂欢笑，也引来了满眶泪水……

相聚自是有缘。缘聚缘散，本是生命的自然规律。

因此，握手辞行时，便不必有别离的伤怀了。

只待收拾激动的心绪，抱拥丰收的喜悦；声声珍重再见。待来日，再重逢于那另一个期盼中的文学盛宴上。



女诗人梅淑贞与诗人医生杜志昌正在弹唱《武陵春》

## 喜见姚老

初会姚老，在南方的香妃小镇。

再见姚老，却是在都门一场丰盛的文学盛宴上。

在这里，因着文学与理想的牵系，相知而不相识的心，互相碰撞了，大家都欣喜地见到了心仪的同好。于是，句句的相询与祝愿都化成了精致的声音，仿如一记一记地敲击着感人的音符，扎实地植入了心灵的深处去了。

为我们安排了如此一场别具一格的文艺盛宴的，便是姚老与那一群热诚的有心人了。

姚老深知文人雅士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道士，在精神与心灵的充电之外，仍无法超越那食与住的人间俗务——而这，也让姚老妥妥贴贴地安排好了。

围坐在餐桌旁，享用那一道又一道色香味及分量俱

佳的美食，我的心不由得一阵又一阵的惭愧与不安。而当身心疲乏的我置身于那舒适的睡床上时，更要为主人的殷勤与细心感到无以言喻的感激了。

长者的风范，不啻显示在他一字一句的文学耕耘上，也表现在那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所散发的智慧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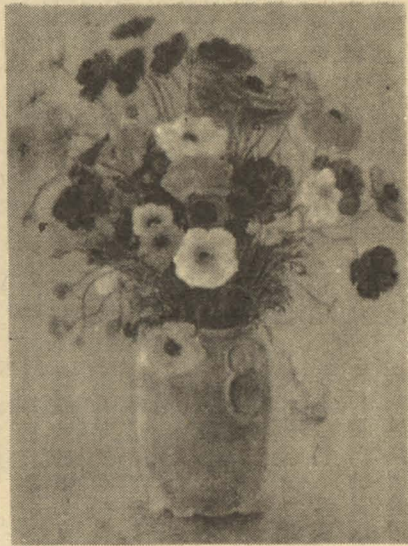
当我看到他从那微抖的手中接过了麦克风，站立着直到朗读完毕。当我看到他在精彩的节目表演过后，向着年青的策划人与表演者竖起了赞赏的大拇指时，我的心不由得有一种翻腾的感动。

他可亲可近的笑靥，与人握手时，另一手轻拍手背的动作，把长者的关爱之情自然且生动地流露出来了……

“吃得饱！睡得好！”

这是在丰盈的文学盛宴以外另一个层次的美丽关怀！而我，在饭饱之余，却

无法睡得安好，并非为了床褥不够暖和，而是因为那清癯硬朗的身子在说话时微微摆动所散发的身体语言，和着略带音乐节奏的河南乡音，总把我引向一种激荡与深思的心绪里去，而那不听话的泪水，也止不住地便涌满了双眸……



## 文学活动之后的怀想

七月十七日的午后。我收到《蕉风双月刊》编者们的惠函，邀请参加《蕉风文学讲座与活动》，时间是八月二十八到三十日。

由于本身的俗务牵扯，不是那种可以随便放下工作要走就走的人，养成我平时并不热衷于参与活动。但《蕉风》这两个字，却对我有一种难以拒绝的吸引力，最终决定了要赴这场文学盛会。

回想念小六时认识《蕉风》和《学生周报》，那时的我是比较爱看《学生周报》的。但一份周报不能满足我的阅读欲望。连《蕉风》的文章也硬生生地“吞”，似懂非懂也弥补了精神上的空缺。而再度成为《蕉风》的订户及投稿者，却是前年杪才开始的。间中已阔别了将近三十年！辗转已是去了半个人生了呢！听说《蕉风

》在期期亏损的三十八个年头里“活”了下来，我也历经了种种困境中的挣扎而活了下来。奇的是在和《蕉风》阔别的漫长岁月中，心里一直都有《蕉风》的存在！这好像是一个值得你怀念的人，多久的分离，也无法遗忘呵！

报到之后，我跟着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作家，一天两趟，从住宿的文华酒店来回步行到中华大会堂，出席每一场文学讲座，吸取了一些文学新知，也欣赏了令人陶醉的，文学的声音！更因而结识从未谋面的外地文友。尤其是从认识姚拓这个名字三十年，到今才真正见到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听他谦和可亲的言谈，跟他寥寥几句的说话中，已令我感到一股暖流直透血脉，一点一点地融解了我已趋冷却的创

作热忱。今年来，种种因素造成令我难以克服的挫折感，放弃不写的意念几乎快淹没了往日的信念。参加了这场盛会，冷却的心又渐觉温暖。想一想：姚拓老先生数十年对文学的执著与对《蕉风》付出的心血！我内心是惭愧的！有谁在对理想的努力过程中不曾遭受阻难？我也曾自励要坚持，其实竟无勇气克服面对“创作的困境”？如果过一生而无法做点你自己所喜爱做的事，这会不会成为一种遗憾呢？我想，我必须珍惜，珍惜这一点有心人为文学事业的活动所付出的盛情，珍惜这一点前辈们带给我们的，一种无形的，精神上的感召和鼓舞！！写下去！



# 《蕉风》三十八年史料展

为配合“《蕉风》文学讲座会与活动”而举行的《蕉风》38年史料展已于8月20日至30日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这个关于《蕉风》史料的展览，不只引起写作界朋友的注意，也吸引涌往大会堂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书展看书及买书的人士的驻足观赏。

为了筹备这个史料展，姚拓先生亲自“发号司令”及领导友联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的几位职员，把久未使用的图书室的门打开，将架子上及堆积在地上的一箱箱藏书搬出来，在史料工作者李锦宗的协助下，找出《蕉风》丛书。李锦宗的妻子林立蓉女士和两名儿子也协助整理图书室，并从堆积如山的各期《蕉风》中，找出从创刊号到最新一期的《蕉风》各一本，将它们装箱，运往会场展览。姚先生也忙于

翻找《蕉风》过去举行野餐会与其他活动的照片，以及《蕉风》早期的编者和编辑室的照片与资料。图书室内不但布满蜘蛛网，很多书籍也沾满尘埃，在里头整理，大家都弄到满身脏兮兮的。

整理书籍和资料的工作分四个星期进行。友联公司的这几位职员都连续四个礼拜天返回公司“加班”。姚拓先生也牺牲休息的日子，一连四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多到公司，煮水沏茶等候这批人来“开工”。

在大家的分工合作与努力下，总算找出了所需要的资料和丛书。《蕉风》早期编者有的已经逝世，有的已经移居外国，无从向他们索取个人照片，姚先生只好从野餐会的一些合照中圈出这些编者，连同后期编者的个人照片，送去照相馆重拍及

放大。李锦宗负责为每一名编者撰写简介文字。一切资料收集齐全之后，交给友联公司的插图设计者陈惜耀设计。他也是布置和设计史料展的功臣之一。

《蕉风》38年史料展终于顺利举行。可惜的是，所展出的《蕉风》期数不全，缺了好多期。不过，难得的是，《蕉风》创刊号仍然存在。为了确保继续保有这份仅有及珍贵的创刊号，展出的只是复印本。

这个史料展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历任《蕉风》编者的照片和简介文字；第二部分展出四百多期的《蕉风》；第三部分是《蕉风》文艺丛书；第四部分展出《蕉风》过去举行的野餐会与生活照片和早期《蕉风》编辑室的照片。

《蕉风》的历任编辑是：方天、申青、彭子敦、黄

思骋、李汝琳、马摩西、白垚、周唤、常夫（范经）、洛萍（陈振亚）、黄崖、姚拓、伍梅彩、俏凌、牧羚奴、沙禽、紫一思、梅淑贞、川谷、李有成、黄昭瑜、张锦忠、王祖安、周清啸和许友彬，而现任编者是：小黑、朵拉、姚拓和许友彬。

史料展所展出《蕉风》出版的书籍包括“蕉风文艺丛书”、“蕉风文丛”、“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和“新诗选”。

“蕉风文艺丛书”共有8部：江陵的短篇小说集《从黑夜到天明》（1952年2月出版）、马摩西的杂文集《集愚集》（1957年3月出

版）、方天的小说集《烂泥河的呜咽》（1957年3月出版）、萧遥天的散文集《食风楼随笔》（1957年4月出版）、古梅的散文《赶路》（1957年5月出版）、常夫的诗集《墙外集》（1957年6月出版）、胡牧的小说集《回春曲》（1958年3月出版），以及原上草的散文集《韭菜花开》（1961年6月出版）。

“蕉风文丛”是一套新的文艺丛书，目前还在陆续出版。这次展出的包括姚拓的散文集《美丽的童年》和《墙头上的小红花》、小说集《四个结婚的故事》、《姚拓小说选》和《五里凹之

花》、《姚拓戏剧集①》和《姚拓戏剧集②》。被展出的其他著作计有：歹羊的《点·线随笔》、完颜藉的《填鸭》、黄润岳的《闲思录》、牧羚奴和梅淑贞合著的《湄公河》、蔡蓁的《蔡蓁论文集》、小黑的《黑》、郑百年的《中央之国》、吴天才的《台湾当代诗人》、刘放的《流放集》、郝毅民的《杜鹃花开着》、韦晕的《寄泊站》、王润华的《山水诗》、宋子衡的《冷场》、温祥英的《半闲文艺》、洪泉的《欧阳香》、周国灿的《元代散曲文学研究》、郝毅民的《陶诗新析》等等。

“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



本刊编者小黑（左）与资深作者周纪生

”是《蕉风》月刊自从1959年4月起，每期附送给读者的一本中篇小说。这种32开的中篇小说选，不但为读者提供额外的精神粮食，也为写作人提供发表中篇小说的机会。从1964年9月起，《蕉风》停止赠送“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在这6年内，“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总共出版63本中篇小说，收获可以说是相当可观。在这些中篇小说中，除了四本是翻译小说，以及一些是港台作家的作品之外，其余的都是本地写作人创作的。这次史料展展出的中篇小说选计有：徐速的《芳邻》、王敬义的《婚事》、《一个陌生人》和《久违阳光的人》；黄思骋的《荒岛行》、《猎虎者》；黄崖的《惊涛骇浪》、《航程》、《吡叻河的哀怨》、《浪花》、《梦》、《失丧者》和《人·神》；张寒的《裤子》、《雁语》、《失落的爱》、《冷若梦》、《两代》和《夕阳》；黄润岳的《逆流》、《骑马的将军》、《科学家的梦》、《花滩溪之恋》和《后湖的黄昏》；姚拓的《黑而亮的眼睛》、《五里凹之花》、《职业病》和《奇迹》（以鲁文为笔名出版）；梁



（左起）唐彭、姜华（郑州）、小黑、任哥舒（北京）、朵拉、姚拓、彭士麟、永乐多斯、李宗舜、林玉蓉。

园的《报恩》、《最后的晚餐》、《陌生人》和《偷心记》；山芭仔（温祥英）的《无形的谋杀》、李士源的《烈火的音响》、陈孟的《绑票》、原上草的《诗人方如梦》、马汉的《归来》、白桦的《寻人》、黄戈二的《铁棘藜内》等等。

展出的“蕉风文丛新诗选”也是《蕉风》附送给读者的，不过只送过二本而已。这二本新诗选是1959年6月出版的《美的V形》和同年9月出版的《郊游》。虽然新诗选只有两本，但是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力，因为部分“现代诗”是通过这二本新诗选引进马华文坛，同时，部分本地写作者也在这二本新诗选上写现代诗。《美的V形》选收包括夔虹、罗

门、袁德里、周梦蝶、覃子豪、夏青、叶珊和余光中等台湾诗人，以及新马的白垚、端木羚、周唤和冷燕秋等人的29首新诗和译诗。《郊游》选收25首新诗和译诗。作者和译者包括新马的端木羚、白垚、周唤、林绿和麦留芳等人，以及台湾的症弦、王宪阳、余光中等人。

在史展期间，展览处也辟了一个角落，专门摆卖马华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多数是作者托《蕉风》代卖的。

《蕉风》38年史料展虽然办得未尽理想，但却是意义重大的。它不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蕉风》38年来的历程，而且也让他们知道《蕉风》为马华文坛所作出的颇大贡献。

# 马华文学摇篮

◎练葵芳

## 《蕉风》欢庆38岁

### 姚拓数前尘

想起姚拓，想起“德高望重”。跟德高望重的姚先生见了面，他问：“你们几岁啦？”记者和摄影手脚放得平平正正地回答了问题，姚拓抚掌一笑，赞叹：“多好多哇！”

访问结束后忽然想起这一节，觉得如果自己不打算好好地生活、好好地读书做点事的话，不如把这“多好多哇”的年轻岁月送给姚拓，让他为马华文学，为大马的华人文化事业作出比目前更大的贡献。

姚拓引用圣经上保罗说的一句话，“我想做的都没有做，不想做的都做了。”反映他目前的心情，令人悚然深思。姚拓今年七十一岁，他所做过的事，我们许多人恐怕分开两三辈子都做不完，但是在他仍然不够，意犹未尽，仍然有许多遗憾情事。姚拓笑呵呵地“解释”：“谁能没有遗憾呢？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很多事都做完了，我可以安心的死去了。”笑谈生死：“难道我会活到一百岁吗？”

姚拓的七十一年，开头十八年用来求学和成长，还有挨穷。他出生在中国河南巩县，黄沙大漠，从来没见过一条鱼，也从来没见过一天舒服日子，但是无所谓，那并不是他生命中最艰苦的岁月。

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才是。姚拓尽忠报国投考了军官学校，受训两年，当个小排长，就随着军队打日本鬼去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吃不饱穿不暖，穿着一身军服一双鞋，在死人堆里来去几乎

走遍了整个中国。在枪林弹雨中，“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同情、互相帮助，你才知道什么是爱心，认识到什么叫失望，还有生命的可贵。”姚拓说这十年在他的人生中是相当宝贵的，虽然他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恐惧。

## 战争最残酷

在打仗的时候，生命贱如泥，眼前和远方都是死人，穿草鞋的就是中国人，穿靴子的是日本人，臭啊，极度的臭，叫人往日本尸身上搜搜看，有香烟，高高兴兴抽了，掩一掩臭气。

那是怎样的一种硬心肠，天地不仁所以有战争，人心实在承受不起大量的死亡威胁。于是变得麻木，无动于衷。姚拓叹息：“战争，真是最残酷的。”

姚拓没有战死沙场，你想像不到他竟然还能在砰砰的枪声中读“古诗源”，拍成电影的话真浪漫，但在真实的人生中，姚拓是书虫，他之所以在枪林弹雨中还拼命读书，只是因为他觉得生死极等闲，轮到敌方开大炮

乱轰的时候，他反正没事做，不如读书。有书万事足。

只要活着一日，就要读书：“我们要珍惜我们偶然得来的生命，而读书就是珍惜生命最好的方式。”姚拓总是这么告诉所有人。

一九四八年姚拓随着国民党撤退，他流落到香港。穷困，穷到连搭渡轮过海的一毛钱都没有，坐在码头等，跟人讨那一毛钱。穷还没有关系，反正姚拓体健如牛，不吃饭都能活下去，在香港的苦是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国、没有家，生存的意义——尽忠报国又已经瓦解，人生变得很荒唐。姚拓做过木工、铁工、泥水工。写了文章，又没几篇登出来，活得很徬徨。人不怕吃苦，人也可以不怕死，但是姚拓让我们看到，人活着真的不能没有一点目标。

姚拓几乎跳了海。那些面海独坐苦苦思索前程的夜晚，星空壮丽迷离，姚拓想着想着突然开了窍，对着大海宣判他本名姚天平的死刑，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从此他叫姚拓，尽心尽性尽意做一切事的姚拓。生存的意义就是学习，还有把眼前每一件事做到最完善。

“我是在廿八到卅岁才

开了心锁，长大了。”“迟熟”的姚拓说。生命从此在香港展开新天新地。

两年后，姚拓加入“中国学生周报”，开始时他做校对，然后做编辑，还不到一年，人们便把他推上主编的位子，姚拓吓了一跳：“不要不要。”他说他连四号字五号字都还分不清，怎么能当主编？

## 喜欢做编辑

可是事实证明他能。学报在两三年内就发行印尼版、新马版和缅甸版。卅六岁，姚拓来到吉隆坡，正式成立了新马的“学生周报”，随后也出版了每个孩子的宝贝书“儿童乐园”，还有“少年乐园”、“蕉风”。

姚拓的故事来到这里，渐渐安稳下来，近四十年来，他说：“我生活得很平定，也很喜欢做编辑的生活。”

少年乐园后来停刊，学报也是，但学报和蕉风对本地学生的影响之大，几乎可以说奠定了马华文学的基础。文艺作品基本上只有蕉风



老、中、青作家排排坐。

和学报会刊登，编者与作者之间也有密切交流，互相打气、鼓励。作者来蕉风社，好客的姚拓请他们出去吃碗面，大家都没什么钱，但是彼此交心；大家都有点疯疯癫癫的，但是很真，姚拓很安慰的说：“蕉风是很真的，所有编蕉风的人都是很真的，我实在感激他们肯义务或半义务的来编蕉风。”

当然是半义务性质，因为众所周知，蕉风一直在亏，每月亏三千元左右，有五百多个订户，加加起来，也只能卖千多本。

“蕉风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其他友联的股东在支持。”

姚拓自己亦长年创作不竭，所出版的著作，中篇小说有“五里凹之花”，短篇

小说有“二表哥”、“弯弯的壁岸”、“姚拓小说选”、“四个结婚的故事”，戏剧有“荆轲刺秦”、“憩园”、“万金和尚”、“还阳”、“儿女英雄传”，散文有“美丽的童年”和“墙头上的小红花”。

这张单以后还会加添一本十年战争生活，和一本描述大马福州移民生活的小说，这是姚拓的心愿，他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它们。

姚拓目前兼任五家出版公司联合组织的马联出版机构总编辑职，朝九晚五，每天过着简朴与规律的生活，想退休但是退休不了，也就好好地工作，仍然尽心尽性尽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姚拓的儿女都已成人飞离了巢，女儿寄一张卡来写

道“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就让姚拓乐得呵呵笑，他认的：“我的确是个好爸爸。”

他是好爸爸、好老板、好编辑、好读者、好作者，但，“我不是好儿子。”说来十分伤感。

一生中最深重的遗憾，便是抗战胜利回家，来不及见母亲一面，没有在父母跟前尽过孝道，一九四八年离开，到一九九一年才回去，许多想见的人都没见到。而且发现在大陆的女儿已几十岁，给他添了三个孙子。对他们，姚拓充满了愧疚：“我会尽我所能协助三个孙子去美国念书。”许多事，欲说还休，姚拓能做的都已做了，一直记得他那句话：“谁能没有遗憾呢？”

## 忧心忡忡

姚拓对大马文坛的期望是很大的，新一代作家，他认为写得比老一代更有份量、更好：

“真正的创作是要不停的写，用一生的力量写下去，现在的年轻作者很多都很有才气，也不是没材料可写，却没有继续下去，真的很可惜。”

“我们有很多作家，像李永平、陈慧桦、张爱伦他们在海外也很出名，如果情形不变，我相信马华作家在三十年以后能成为海外第一，远远超越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华人作家。”

姚拓对马华文坛的极度关爱，可直接从他对蕉风月刊的一往情深看出：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一九五七年到六九年，我单单编蕉风和学报的时候。”他举办过十八次生活营，一群文艺人在一起唱歌跳舞，研究人生、研究文学，大家互相照顾，“跟在中国的十年，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对姚拓来说，生活苦没关系，精神充裕就好。

## 走过枪林弹雨 今生爱书无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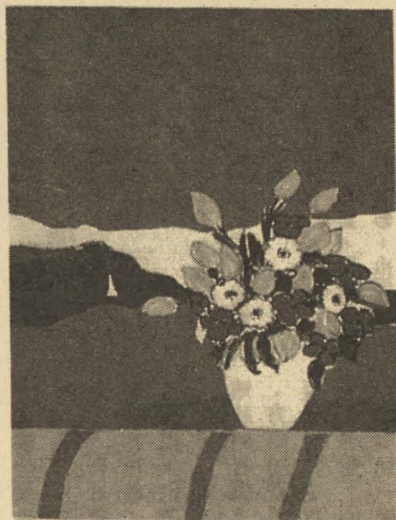
今年蕉风三十八岁了，姚拓说：“我只希望蕉风不要成为另一件憾事。”

庆祝了三十八岁生日之后，“要把蕉风嫁掉了。”像嫁女儿一样忧心忡忡。

庆祝蕉风三十八岁，配合马来西亚图书公司主办“第一届中国图书展”，蕉风邀请了来自北京出版界的精英分子，和来自上海与台湾的学者，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楼上会议室主办四场文学讲座与活动，并邀请数十位我国作家参与其盛，互相交换文学讯息与心得，加强文学的观念——姚拓始终相信，从事文字创作的苦与乐，需要与同道中人分享，互相勉励加油，炽热的文学心才不致冷却下来。

为了这次盛会，姚拓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忙得连坐下来喝茶的时间都没有，希望他记得每两个小时

吃一点东西，免得胃痛又发作。我们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即希望姚拓可以永远主掌蕉风，但一听他说：“我想写的东西都还没写出来，我想做的事都还没做。”又希望他可以早日退休，安安静静写书过逍遥日子。倒是姚拓本身总是一派安然，工作、打太极、看京剧、听相声，从不强求什么……



# 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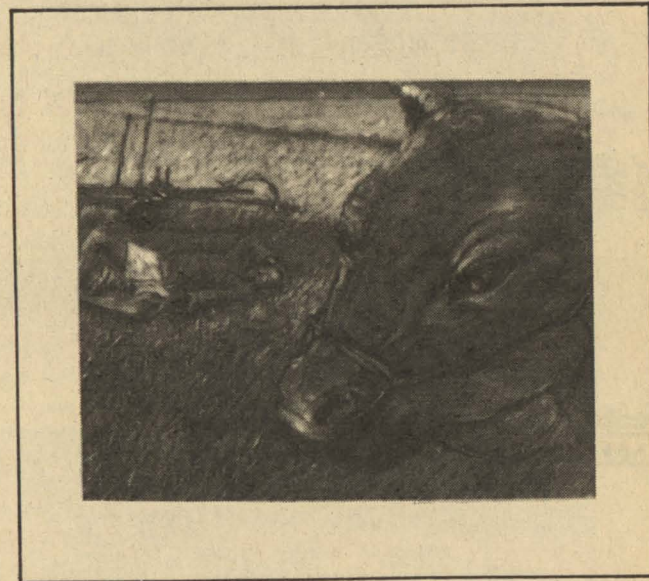
## 关于水牛和犁耙的记忆

◎ 啸巷

南国苍穹下 一种称作水牛的动物  
傲天长啸  
滴血的黄昏 踏进南方 过  
覆盖紫云英和马鞭草的田垄  
落日 从躬耕如龟的脊背  
沉沉辗过

在南方 有一框风景  
被成群结队的农具  
蚕噬 五千年  
繁衍不息  
动是风景 静  
也是风景

推着比世纪还长的木车  
南方的阡陌 爬满曲折折的皱纹  
刀耕火种荷锄挥镰的年代  
让袅腾的炊烟  
笼罩模糊了  
岁月的眼睛



# 墙

有时好想问问墙的感觉。  
终日守着不见天日。任青苔侵蚀，岁月留痕。守着窄窄的一道巷。守着墙内的人。墙外的行人。

(于是，墙是不应当有感觉的。)

◎刘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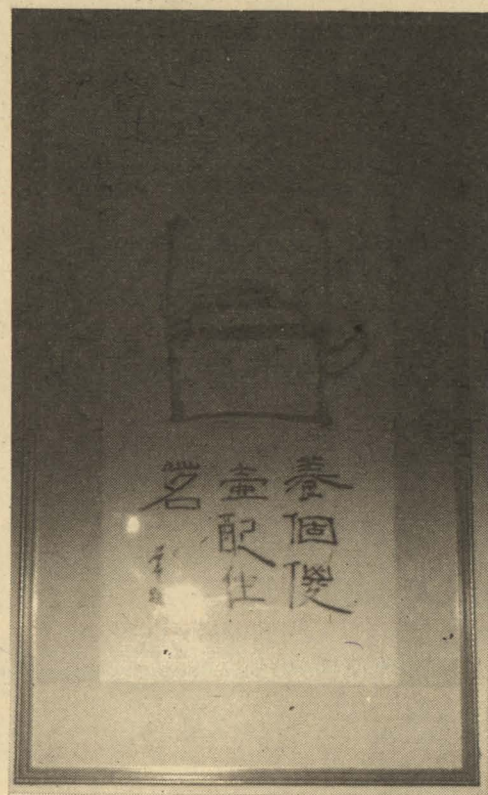
# 梦系

看云。我会想，躺在上面，多么好？

后来真的梦见躺在云上摸着云，几乎要很兴奋的跟每个人说：我摸到云了！我在云的上端！凉凉的，轻轻，薄得几乎没有的感觉。谁说云不可以触摸的？！我摸过了。我就是摸过了嘛。

后来课本说：云是水蒸气。气体罢了，怎么摸呢？于是再没有坐云的梦。

(还是小时候的梦精彩一些。)



# 傻

看到这幅画时忍不住轻轻的笑了起来：“养个傻壶配佳茗。”

原来壶是傻的。

画的人解释说，壶，本来是傻的。你要把它养出性格来。然后它就不傻了。

壶是不是像个孩子呢？这个养过百多个壶的人，嗯嗯，他有一百多个孩子了。孩子长大以后要送到社会去，于是有许多人买了他的壶。

一个人对事物的感情，也许不是局外人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壶，我想，等于一个孩子。

我喜欢，壶是傻傻的。嗯。

# 壶

## 2.00 pm以后的办公室里

好比我累了  
椅背托住飘浮的目光  
风眼里仿佛有人偷窥窃笑  
他，还邀我飞去  
如扶住我的肩膀  
穿梦的羽翼  
飞了……

在我耳根  
赫然一头善犬  
口一开，牙缝里还残留着那剔不去的  
经济饭里的白芽菜

### ◎泉花子

下班时，在城市的橱窗里  
他瞥见那倒置的二胡

大钟楼上突然疲惫的六点半  
不过是黄昏的断翼  
往人群跌去  
何不依哦的  
和着秋天底心  
下酒去

火龙那双眼突地怒视我  
以最抢红的通常是红  
把我噬了

手里撑着的灯  
官老爷规定不可熄灭  
我于是看见火龙的肋骨  
蠕动、痉挛、扭曲  
和肌肉接吻、造爱

肠是一样的扭曲  
所以我知道我穿行  
必须以肩和肩的罅缝为准  
小心翼翼  
一块粉红色的，挡了去头  
肿瘤似的  
娘！这龙乱七八糟的胡吃  
胡吐  
用烟管，把一片夜色的味道送来

原来大家都在等待  
只有青色的一盏生活意义  
夜，缝着人类、车子、交通灯  
我

# 夜晚，我从女友家回来

## 闲逛，如老了的调子

## 隐题诗

### 爱情如一根擦过的火柴不能复燃

爱无法禁锢之深  
情款款  
如独来浪子看明月  
一半溶溶白  
根总为流萍误  
擦擦伤痕无非错  
过北征车辙  
的归船箫鼓  
火炬却为那桩汛澜  
柴窗花影得否压愁几重

不堪重梦十年间  
能醒即天涯  
复红炉赭素面而后  
燃灰方觉此番匆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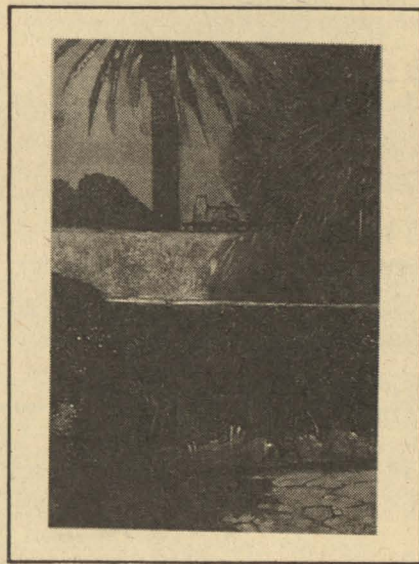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于雅加达  
浪子，更缘何物谴孤灯

### 梦，你冷吗 再没有影子来盖你了

梦早就在那里赤裸裸了

你生生世世再也无人能解读你眼中  
冷冻后咖啡的交代 行  
吗风雨过后的一点点静电

再几度死去活来  
没见得能复制与情人相濡以沫  
有过魂飞魄散  
影也无需脱衣解带  
子夜取暖  
来扶我贴着你胸脯  
盖住我失血的脸  
你的心跳无异  
了却我心头一块石



## 千年树文

从事文化工作及宗教事业者，必须有高度的奉献精神，才能使树文的建设获得完成。如果说教育是百年大计，“树文”或文化建设工作，应该是千年大计，或至少是五百年以上的工作。因此从事这种几乎是难以见到成果，或难以预测未来发展的工作或事业者，没有奉献的精神，无私无我的精神，就已经是条件难具了。尤其百年大计之教育工作者，已经明显的必须奉献无私才能成就教育事业，比教育工作更庞大，且必需应用教育途径来进行及完成的文化事业，文明建设，怎么可能在没有具备此精神，乃至高度的精神可以完成呢？

然而这对有心者来说是如此，对无心，甚至利用此来达到个人名闻利养获得者来说，却不是如此。对这些人来说，文化只是幌子，文化工作只是招牌，在这个幌子及招牌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止没有实质的内容，更甚者还污染了此幌子与招牌呢！这类的人只是在形式上、表面上谈文化说

宗教，内心充满的是虚伪与贪婪。表面的功夫是为了满足内心的贪慾，表面的掩饰是为了名闻及利养。往往这些人是很懂得做表面功夫的。在宣传上懂得利用传播媒介的弱点与长处，来达到自我宣传、自我膨胀的功能。从而使人以为他就是文化工作者，是宗教工作者，却没有见到在此表面工作下的实况。

有时候我们说观众或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群众往往是盲目的，且情绪化的。有些搞宣传、搞掉头的人就懂得利用群众的这一弱点、煽情的，偏激的误导群众；使群众只见到他要宣传且已经过“整容”“美化”的小部分，却掩盖了实际而有问题、污染的大部分。于是便以为他是在从事文化工作而盲目的信从，乃至无条件的支持、宣传。

也许不必说这些人一无是处，但就正与负、利与弊两方面的比较，负面的，有弊的比例太大了。而这些问题出现往往还成为真正文化工作的障碍，或造成负面

的影响后，遗留下很多的流弊或后遗症，使文化的进展受到了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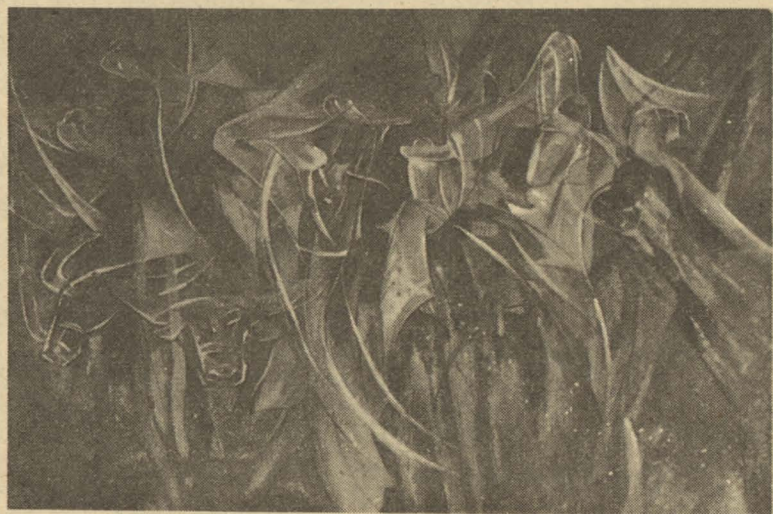
也有一些文化工作者在从事文化时，因面对重重压力，种种打击、挫折而退缩；有的则因为无法见到其工作的成效，或得不到想要的回报而灰心失望；也有的是茫无头绪的做，因为没有从适当的管道建立正确的工作意识，只是随意的做着自己喜欢的，或追逐潮流去做，并无有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及定位的认识，更不了解本身所能做，所应做的。如此的工作，是无法持续的；纵使是长期去做也只能是零零碎碎的，无法凝聚成一股力量，或汇成长流的一部分，纳入整体之中。

当然也不必说这是没有多大作为的，有时候许多随分随力的工作，也可以在一个对整体大计有策划的工作者或机构的领导下，渐渐的形成之间的联系而成为有关系的工作，或许就汇成一条河流了。不过这需要有适当的调整与组合的领导或策划。

只有达到了高度奉献的

精神，对于所从事的文化建设、宗教事业等工作，才会无私无我，无怨无悔的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了生命中的一切。而且只有明白到“千年树文”的长远性，才能默默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计成果，不怕挫折的进行这一份神圣而艰辛的工作。这类的文化人，才是文明的奠基者。成功不必在我，但我却是整体工作中的一份努力者。我不必去追求什么声望或历史承认，但真理会给我公平的定位。而即使如此，也不是刻意追求的。真理是绝对的因果定律，如是因如是果，只问自己如何种因，却不需计较所可以得到果。因此把握住当下的机缘，努力去完成，在此同时却不不妨有完美的理想。完美的理想是否能完成，不在于此理想的安定，而在于是否已经具备了圆满此完美理想的条件，只要是因缘具足，就自然完成了。

以此精神从事文化工作及宗教事业的话，其修养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其内心也会不断的净化，无求而品自高，无我而心自广。其从事的工作也自然会趋向完成。纵使只是一个起点，也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是承继先人的工作而接近完成



，或可完成，也必然为将来开拓一个更大的空间。何况世间就是没有所谓的“完成”，那只是一个段落的假名，也是另一个开始的起点。因此还是会不懈不怠的继续努力，不是在求什么，只是在进行工作。

如此完美的人格，在此世间是少见的，但许多从事文化及宗教工作者，却能做到此完美中的几分。往往就这么几分已经使人类的文化有所改进了。其中最重要的

素质还是在于奉献的精神，以及明白到文化建设、宗教事业的无限性、长远性，而仍然愿意去做、去进行，乃至去提升。

有时扪心自问，感惭愧而起向往，也希望自己要做到几分，至少把私心与自我意识放淡一些，把大众利益及事业的重要性放大一些，然后去努力。这个自我鼓励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会不计外面的称讥毁誉，默默耕耘，笔直走去。

◎吴震寰

## 书和书以外的一些事情

人们揉面条似的往车上挤。

我和兰平静地拥抱、分开。兰就卷进揉面条似的人流。我不想看兰徒然挣扎的样子。背了身，蹲下来摸出一张小小白白的卷烟纸，食指和中指沿着缝隙，另一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从容不迫地将一撮烟丝挤捏成香肠状。点烟时，夹在腋下的书掉了下来。

车就开了。在我终于想起书是带来送给兰时，车就开了，轰隆隆透迤而去。我只来得及见到兰一张苍白的脸。

这时，拥抱兰时兰尖尖的乳头顶得我胸口隐隐作痛的感觉才蔓延开来。我揉揉胸口，抽一口烟，咳起来。

我弓着腰，一心一意地咳着，眼泪和鼻涕便泼墨似的，在脸上绘了一幅淋漓的山水。

我放任眼光沿铁轨的方向延伸。

烟湿了。粘乎乎不知是泪是涕。我极伤心地看看，摔手抛出去，烟在空中划了个漂亮的弧线，落到地上。我再次把手伸进裤袋，掏了半天掏不着，卷烟纸用完了。

我悻悻地抽出手，目光落到书上。书摊开在地上，白白的纸张，在灯下模糊一种无言的诱惑。我又咳起来，弓下腰，书就在眼前了。我慢慢伸出手，把书拾起来。我继续咳着，一页一页翻书。这是我的书，曾有一个女孩为这书感动过，现在我记不清那女孩是不是兰了。

我最终找不出那页，路灯太暗了。后来我感觉到有一张纸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滋滋作响。后来我用这张纸卷成了一个烟卷。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触摸留书里的残页，手指有一种隐隐作痛

的感觉。

我用右手把烟捻成适合嘴形的尖状。

一股咸味在打火机喷出火苗的一瞬间，冲进喉咙，我又咳起来，咳出一些红红的东西。我不甘心趴到路灯下，凑近书本，重复一种简单的动作。全身心沉醉在“哗哗”声中，我在这声音里，同口中咳出的烟一起袅袅上升。

我终于明白我是永远找不到那涂抹了泪水的一页了。想到这点我很扫兴，我站起来，走下站台，沿空寞的夜街走着，在第七个街道拐角高楼阴影里，一个孩子在一抽一抽地咽泣，他的眼睛在阴影里像两颗星。

一只猫在那里长久地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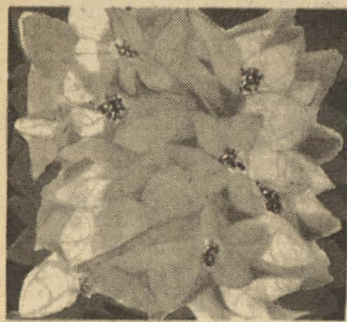
我迟疑了一下，弓着腰，咳起来。这时孩子叫出我的名字，连同他小小的影子

平平仄仄地移到我面前，我不得不把湿漉漉的书本从腋下抽出来，堵住嘴，让咳沉默一会儿。

兰乘坐的特快列车将在午夜正点抵达终点站，有一个先生将在车站迎接她。孩子说，他一定会送给她一点什么，但绝不会是书，你知道？我摸摸孩子毛茸茸的脑袋，我说我知道。孩子的脸在路灯下生动起来。你怎么不送兰别的一些什么？譬如花。我把孩子拖起来。我说，可我只书，孩子。我说，可我只书。孩子趴在我肩上抽抽泣泣地又哭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用颤抖的手指碰碰孩子的头，把掉在地上的书拾起来，搂紧孩子和书，向冷冷清清的夜色深处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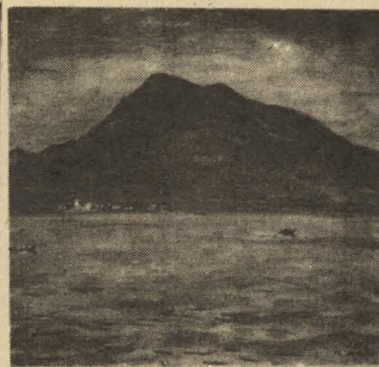
这时正是午夜正点的时候，我的烟抽完了最后一口，我没有想到兰。



## 金银岛

◎盛辉

1.  
我在记忆的坟墓中掘着一张寻宝图。一张只有路线没有记号的寻宝图。绕着岛上迂回的海岸线走了一趟又回到原来的路上。我只好继续走着。第三次走过时，发觉走过的地方开始迸裂，一层层退入周围的海水。却又有新的一层，晶莹亮丽，缓缓升起。我遂发现整个岛只是张脆弱的面具，掩着妳浮在水面上的容颜。呵，这庞然的微笑温柔的呼吸，就是图上的宝箱在开启和召唤我躺在妳丰厚的昏间，如战壕内的守兵，静观周围汹涌的欲望，拍击妳的脸颊。诱惑的涛声，和浪花一队队空袭的水鸟在妳的睫毛上掠过。妳的长发突地自水中扬起，击落水鸟入夜后，我在妳浅浅的酒窝内埋下地雷，以防妒忌的人鱼摸黑登陆。然后我穴居在妳的鼻腔内沉沉地睡去……



2.  
凌晨时分，洞穴外的一道光线刺痛我微启的双眼。我强睁开眼来，知道那不是阳光。是妳如冰川般闪烁的泪痕。昨夜，妳轻轻的抽泣是我采蓝般的节奏。海水正退军，我可以攀伏在妳的眼角，俯视妳在水面下的耳朵。我想好好对妳说些话。我沿妳的长发直滑下去，却捉不住妳的耳根，而直滑至妳的腰间。爱欲的暖流自四面八方侵袭我们。人鱼们已簇拥着我至妳的双腿间。妳的呼吸化为岛上爆发的火山我只是某个贪婪的海盗。

## 邮包

◎心水

收受邮包的喜悦往往不是因为礼物的价值所引起，而是那份珍贵的感情。

上一周一清早，邮包专车送来了一盒包裹，字迹是柏斯的老陈，邮戳却是昆士兰州。沉甸甸的有四五公斤重，猜不透内里乾坤，拆开一看，竟然是黄橙橙的大柑。内附一信云：“我到昆州，吃到甘甜多汁的大柑，生平没吃过如此好柑，特寄上和你分享。我和四儿一家明天飞雪梨再到坎培拉，铁定十四日抵墨尔本。”

邮资九元，大约和柑价相同，论价值是不到二十元，但我吃柑时除了满口香甜外，感受到一份比柑更香馥比钱更珍贵千万倍的友情。五年前我任职编辑时，收阅作品，老陈投来的杂文、时论很有独到之见，故时予发表。鱼雁往返，从神交至成了忘年交（他大我二十年），我后来不做老编，他也停笔不写；我深觉可惜故推荐他投稿华声报，几年来发表了许多掷地有声的佳作，及

至近来眼力衰退始搁下笔耕。

他带同从汶莱抵澳的四儿全家旅游各地，来至墨尔本，我为他们担任导游几日，昨天送别，依依挥手；柑的芬芳尝过后会消失，浓浓的友谊却长存心里。

在星岛报的四海版上读到了梁绮云的好文章，作协要成立时，我多方探听，终于联络上并邀请她入会，雪梨分会成立后即推荐给黄雍廉会长。通讯后我把拙书寄赠，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一个别致的邮包，当时也猜不破她寄什么东西来？

急不及待的拆开，是一瓶西班牙的香槟。她为了答谢我赠书和邀请她加入作协而遥寄美酒来，我收受时心中充满了感动，那份盛情比酒更浓；去年在我生辰的晚餐时，我开用了这瓶香槟，告诉子女们这瓶佳酿的来处。再馥郁的美酒，饮用后那份香醇终难永存，但友谊却随时日而增进。今年六月我赴雪梨开会，梁绮云匆忙赶到华埠和我相见，在参加作

协晚会后还特意约了丈夫用车送我夫妇返回住处，更破费购买了拙诗集数本赠予图书馆。她不但文章写得好，待友的那份衷诚，使我内心常常感到温热。

昨天收到远在加拿大緬省华报钟新民社长寄来的谢函及聘书，聘我为该报的“特约作者”，也许我是该报最遥远的一位被聘的特约作者了。几年前该报编辑田淑丹女士万里追踪，分别给“老黄”和“心水”发了邀稿函，心里很高兴。在那么远的地方也有读者，她当老编想到把拙作介绍给当地的读者群，我从此就把作品投去了。鱼雁往返，我们成了未谋面的朋友。不久、收到一个小小邮包，是一个刻上我姓名地址的图章，真是“物轻情重”。

这几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用着田大姐送的图章，不论寄信寄稿寄书，只要用印一盖，省却了我写上地址的时间。去年田大姐离开报社它迁，我和华报结下的文字



缘却未中断，我收过不少种类的聘书，但都是在澳洲。前年去年在上海和深圳两个文化单位分别聘我为新诗大辞典的编委和“临工新诗大奖”的评审，在报上发表了消息，但并没有遥寄一纸聘书。这次收到这张加拿大的精致聘书，算是唯一海外的了。不免想起了田淑丹姐的万里追稿和身为编辑对作者付出的感情；一块印章，连接起千山外的一份友谊，有多少位老编能有她的巧思呢？

十五年前初抵墨尔本，住在史宾威市的移民宿舍，每日午饭后均集合于办公室听工作人员叫姓名领信。有一天我捧回一个从西德海运的邮包，打开原来是收音机，四公寸长两公寸高七公分阔长短波黑色座机音色柔美，是西德政府赠送给难民家庭的礼物，家母转寄给我。初抵斯境身无分文，忽然收到这个收音机，宿舍内从此有音乐可听，一家大小喜难自禁。

安定后子女们都拥有自己喜欢的音响设备，我至今依然珍惜着放在床头的这座伴我已十五年的收音机。每日起床必收听新闻和天气报告。先慈已辞世八年，她的母爱绵绵密密。这个小小机器蕴藏着的是她对我无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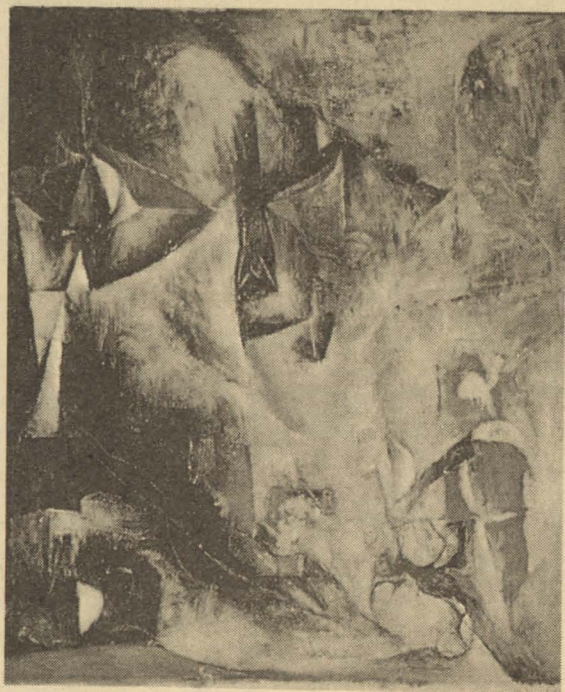
慈爱，放在我床头柜上，触手可及，仿佛母亲的魂魄依然在我左右。子女们多次想换新式的多用途音响给我，我均婉言谢绝，旧机性能好，物我有情外，更可说是先慈遗赠，岂能更替呢？

住在加州的岳母，在她儿孙辈中对我这家特别爱惜，更视我如亲子。她性喜逛商店，见到衣服用品及家居摆设，顺手购买，大包小包的海运寄至，冬天领巾更是“慈母手中线”，我披在颈上益觉温暖。十几年来每年总要收受她付来的几个邮包，她把花不完的养老金都用

来打包，包裹的是她一片浓得化不开的慈爱。

收受邮包，只要不是恐怖分子的计时炸弹或愚人节的恶作剧，我们在接受这些外来的礼物时，主要的喜悦是那份情意。我常常想自己是很有福气的人，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想念着。老陈的柑已吃完了，梁绮云的香檳也早已喝光，但我收受邮包时的感动及那份情谊都会永恒的在我心底长存。

轻轻重重大大小小的邮包，装满情盈溢爱，它的贵重是因为亲情和友谊是无价的至宝啊！



## 皓齿难存

◎心水

牙医将我紧闭的口掰开，用铁针任意敲打每颗无辜的白齿；我睁着眼狠狠地瞪视他，恐惧和愤怒两种复杂的情绪在我小脑袋内滋生。我试图挣扎，上半身微微挺起，立即被胖护士的粗手按下；鼻子嗅到恶心的药味，我早已忘记几天来呻吟辗转，因牙疼而痛苦哭泣的种种折磨，只想冲出这间地狱般的诊所。

还来不及出声，口腔已被针刺入，全身的神经震动，麻麻痒痒的半边脸竟渐渐失去感觉。我咿咿呀呀地作最后的反抗，但却未能逃脱肥护士有力的魔掌，她冷酷的眼神仿佛要将羔羊吞噬。也不知过了多少世纪，一颗可怜的大牙血淋淋地被铁钳拔掉，钳住的血牙在我眼前一晃，就被扔到银盘里。

围巾解除掀开，肥手扶我下地，我肿着半边脸，有份逃离鬼门关庆幸重生的欢

欣。那年十岁，童稚的生命里首次被牙医摆弄，心底决定以后绝不会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脸颊消肿，坏牙已拔，吃睡安乐如旧，却没半丝感恩之心。想起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以及那双粗手，竟油然而燃起恨意。

恨归恨，无奈的是门牙又被蛀虫侵略，在痛到忍无可忍的最后时刻，哭丧着脸再次被父亲带到诊所。心里既惊又怕，细细计算，每次被拔掉一颗牙，长大后整张无牙的嘴要用什么去嚼食呢？还怎么敢在人前开口讲话？

居然出现奇迹，医生大发慈悲，这次改用些奇怪仪器，随意玩弄我那颗坏牙；钻洞打磨下药填补磁粉，他的粗手在我口腔自由进出，和肥护士眉目传情一番，在我恐怖的感受中完成作业，保留了我的门牙。恨意经已消除，但无论如何却涌不上

丁点感激之心。

成长岁月里的噩梦，是不断的去面对牙医那双令我恶心的手；尤其望到他抚摸轻拍肥护士的臀部后，再把指伸进来碰我，当时肠胃翻滚想狠狠的呕吐，委屈凄凉的忍着泪，医牙镶牙拔牙不但是我童年欢乐青春里的悲歌，竟也是我生命一串最最无奈的苦涩。

来到澳洲，生活在先进国度，科技万能的迷信，终因无法解决我齿龈炎疼而令我清醒。第一次躺在诊所光洁的椅上，幻想洋医生的高明妙手，除我痛苦。白袍围布把我包到只剩五官，洋护士仪态婀娜展颜，如春风撩拂，沁人心脾，迫人的娇艳色相可以忘忧。我苦于有口难言，何况破碎的英语也未能传达心意，唯能以眼睛去感受可餐的秀色。

牙医白衣如雪，锐利眼瞳如鹰，凝注猎物思量如何

咀嚼。先拍X光照，对相片猛摇头，注水入口，洋女玉手插入吸管抽出，如此播弄，射麻醉药到腔内，用闪光的银器敲敲打打，洋女骚胸贴我左肩，秃鹰利爪直抓牙脚。在我飘飘欲仙有美投怀享受温柔的刹那，牙已拔出。咿呀如数付账，秃鹰和美女七情上面浪笑送客。

以后见他一次，不由分说拔牙一只；见两次拔一双，绝对不必讨价还价。等到英文进步，事后抗议，秃鹰阴阴冷笑，说医牙诊费太高，每牙要到诊七八次，千多元等闲事；又未必能医好，医好镶银粉或嵌金又要花上千元澳币，没多久也要拔除。问君能有几多钱？看来是我错怪秃鹰牙医了，他居然是菩萨心肠，普渡众生，见牙便拔，免我痛苦，省我时间金钱。

原来先进西方科技之国还无法免除我牙患之苦，什么叫做万能科技？若你深信不疑，包管四十未到，满嘴再难保存一颗真牙。

认识了梁医生，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知道我是逃脱越共的难民；为我治理牙患，彼此用广东话沟通，令我如置身当年越南堤岸的牙科

诊所。他自动减价，能医的绝不轻言拔除。用超声波为我清洗牙垢牙石，电钻开动时，刺耳的声浪震撼神经线，钻嘴磨擦齿牙，吱吱怪响如鞭抽打着我的三魂七魄。脏水盈满口腔，他专心忘情的工作，也不理我一口污水，忍不住时也往往吞下。神色痛苦哀伤欲绝许是打动了他的铁石心肠，才准我向身旁铁盆吐尽血水。再躺下没多久，口腔盈溢水份依旧，后来，我老实不客气的自己动手放入吸管抽水，承他称许，几乎能充任他的助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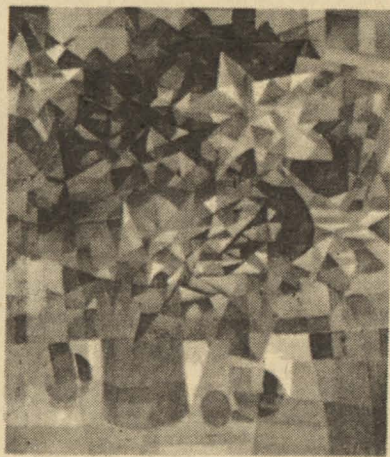
医治镶嵌，这只弄好，另一颗发炎。果然如那位洋牙医秃鹰的高见，纵然治好，不到几年再次肿痛，依旧逃不脱要拔除的命运。想起秃鹰冷酷梁先生博爱，而最后结果却是殊途同归，我满嘴牙齿已去半矣！

梁医生退休后，诊所的主治医生是马来西亚来的年青的老乡庄先生，他没忘乡音，而且还会说国语。笑容可掬，使人有份亲切感，去掉了恐惧心。每次检验，要拔前必注射麻药，针刺入肉定连声道歉，仿佛牙痛全因他而引起，如此彬彬有礼的医生倒很少见。更难得的是

他的耐性和细心，每次必详尽解释他为何要如此治理或拔掉，令你全心相信他。虽然，每次想到要去牙科诊所，深心免不了挣扎害怕，但当硬起头皮面对时，已再无当年对牙医痛恨之情。

牙齿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如此循环一番，恰恰像生命一般，来了又走。再高明的牙医也无法把我满口皓齿保存，正如我的生命，从生而步向死亡，谁也不能改变的定律。

拿起电话，再不犹豫的拨给庄医生，预约时间。拔牙、是人生里不可逃避的一种无奈。



## 无情何妨有义

◎刘静娟

高中二年级，曾因病请了两个星期的长假。请假的第二天傍晚，同住小镇的同学带了一包糖和一封厚厚的信来看我。

糖是正好那天班上有同学得了什么奖请客，留给缺席的我的一份；信，是班上数十名同学一人一句或一段写成的。

信上，有老老实实在地“问候”与“祝福”的；有告诉我校园中爆发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罗曼史的；有告诉我她们在下课时间学跳曼波舞的；有叫我吃得“暖”穿得“饱”的；有幸灾乐祸地说谁“一飞冲天”把裙子扯破了的；……

生病在家，又是多愁善感的年纪，自是非常萧索寂寞；读到这样多姿多彩的信，一再失笑，心情开朗不少。

但其中有两个同学的话，却让我怔愣一下，落入沉思。

那两个，我一向不屑搭理，在我自命孤高的眼中，

她们是很俗气的人；她们只重视课业成绩并以好成绩骄人。她们也知道我讨厌她们，与我保持距离。

看到信上她们诚诚恳恳地写着她们的祝福，我一时有些不能接受；她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读她们的书，不必也“挤”进这封信的。她们对班上的事一向冷漠。我这



么想。然后我感到惭愧。我做了“病中的反省”，有了强烈的道德感。我告诉自己：

“以后要对她们好一点。记住她们今日对你的好！”十八岁时的体会好像铸成了字，一笔一画烙得深深的。

从此以后，或者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对一个人生气、憎厌时，我常会忽然心平气和起来，很贤达地提醒自己：

想想他（她）的优点。想想他（曾经）对你的好！能够这样提醒自己，“气”去得快，绝不会与人成仇，更不会有恨。

没有仇，没有恨，就不会有坑人害人之心，也不会想报复。

人与人能相处，对方总有好的时候吧？

宽容一点，对方小小的好，也可以在“功劳簿”上记一笔。如果对方实在不曾对你好过，那么你应自我检讨，决定继续片面付出片面

被欺还是不再与他相处。有些人惹不起，总躲得起或至少可以保留一点安全空间吧？

在同学同事朋友亲戚之间固然如此，对感情恶化的夫妻，我亦有这样的主张：想想对方曾与你有的

甜蜜岁月，忍让一下好好过日子吧。

对曾经接受过的“好”存感谢之心，等于为现在的关系敷上润滑剂。

如果实在实在相处不下去、要分手，也请回想对方

曾经对你有过的诸般浓情蜜意或生活上平凡琐碎的关怀、照顾，不要反目成仇，不要为出一口气而给他颜色看，不要存报复之心。

即使情已不存，何妨还有义？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阅期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 自 信

◎刘静娟

她永恒的自信，对自己的学养能力，对自己的身材衣着，对自己的言谈举止，对自己的相夫教子，……。我不知道这与她身为教师的身分有没有关系。

这样坚定的自信，让我欣赏、羡慕。

因为一个人只要自信，不管外在内在，都会因之比实际的好上几分。

可是一个与她较有交往的朋友对我的看法并不苟同，说她恐怕已经不是自信了；是固执己见，只看到镜中的自己。

“她认定朋友相交，她那一套应对进退最合乎人性距离；她认定自己相夫教子那一套准则放诸四海而皆准；她认定做菜应像她那样的油盐分量才能保健康；她认为她的演讲言之有物又不失之于枯燥；她认为她衣服的款式才适合她这个年龄的得体大方；……。”

“她几乎不能想像她行使得那么好的众多生活准则与别人的环境无法契合。……她甚至相信自己是从善如流的人耶！其实她接受的只是人家认同她本意的话。”

朋友说她是个好人，对朋友很热情；热情到要把她的思想植入你的脑袋里。

朋友笑问我：

“你觉得她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好吗？”

我会意一笑，“她还是很不错的。”

“过于自信，或者说固执己见；所以听不进另一种声音。这种人也许比较‘自给自足’，但不易有较伟宏的视野吧？”

我想到另一个朋友，因为对别人的知识、智慧、生活常识充满了好奇，经常“不耻下问”；谦虚的程度让我怀疑会不会久而久之她对自己也失去信心了？她对我这种想法嗤之以鼻。“提升

别人并不一定会降低自己。而且，越是自信的人才越有勇气谦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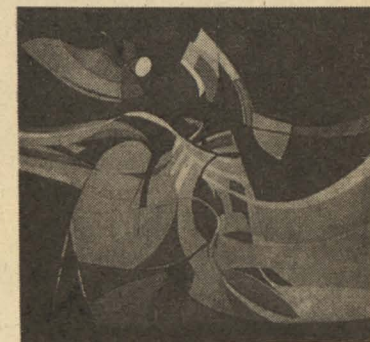
想想也是，一个真正自信的人，把自己当做海绵，可以吸收可以壮大。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怕修正自己早已定型的生活观、价值观。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容许自己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是圆融的、包容的，知道人间有各种可能。

一个自信的人最大的信心是：即使七老八十了，自己仍有成长的潜力。



# 鱼鸚之歌

◎梁绮云

我们的车，驶过了雪梨港大桥，由南岸向北岸驰行。沿着太平洋公路，穿越了几个市镇的购物中心，外子将驾驶盘轻轻一摆，车子转入“蒙那维尔”大路。笔直的公路，平滑的柏油路面，车辆甚少。当然啰，现在不过是清晨五时多，天刚破晓，清新的空气，略带甜味。旭日半上，粉红、淡红、水红色的朝霞，错落地飘浮着。适值假日，大部分人仍在梦乡。虽然有点薄雾，视野良好。初夏的晨风，阵阵吹入车厢。两旁的树木，愈来愈多，放眼左右，皆是大片丛林，我们已进入了“高灵佳国家公园”。

车路转窄，单行来往。车子穿越两边密密的橡树前行。车路甚是弯曲，车速减低。顺着一个小坡滑下，到了一个小湾，中有小桥。桥

的一边，竖有木牌，标示有小艇租赁；桥的另一边，通出海湾，岸旁泊着不少游艇，艇尾挂着强力匹数的马达。岸上有数幢建筑物，分别是小食部、游艇管理处、公园办公室，和男女洗手间等。我们驶过小桥，顺着弯曲上落的车道，不久，来到河边，泊好了车，我们取出钓鱼用具，和小凳子，且看今天运气如何，有多少鱼儿上钓。

我们是有钓鱼经验的人，每次都准备停当。先留意天气预报，翌日早上潮涨潮退时间，才安排起程。各种钓杆、钓钩、铅坠、鱼饵、小桶、盛器、杀鱼刀、防蚊油、帽子外套、冷饮热饮等等，一应俱全。我们坐在岩岸边，岭岫的石块下，平静的河水，清晰地显现出水中密集的水藻。现在正是潮涨

，河中鱼群，应该涌来岸边觅食。

我们准备好钓杆，抛出钓丝，分别飞垂河中。微风送来淡淡草香。树梢上憩息着不少笑鸟“谷加巴那”，这种鸟专吃小蛇，叫起来极像人类的笑声，故名。依我听来，更像牙牙学语的小孩，大叫“呀”，“呀”地“呀”个不停。除了“谷加巴那”断断续续的叫声外，四周寂静。

信目所至，不远处，有一洋老翁，竖起外衣领子，在默默地垂钓。他向我点点头，微笑一下。太阳已完全升起，和煦的晨光，带来一点温暖，寒意仍浓。我扣上外套，极目对岸。这里是公园内河中的一段，河面颇阔，水深，可容游艇来往。一边顺向河源，另一边通出港湾。小游艇若吃不住风浪，

可不敢出海。对岸掩映的树丛中，有点点人影，衣色花俏，在一片翠绿中，十分显眼。看来我们的同道中人不。今天正宜钓鱼啊。

鱼丝低垂，没个动静。我不经意俯视岸边，赫然看见一只巨型八爪鱼，瞪着大眼睛，八条触爪，以天罗地网式散开，缓慢移动。这灰黑色的巨物，和我互瞪。叫了外子来看，它一扭身，消失在水中，这家伙身手真灵活。

鱼丝此时跳动两下，好家伙，今天果然有收获。我敏捷地向上轻抽鱼杆两下，好叫鱼钩将那倒霉的鱼儿嘴巴钩紧，再快手拉上鱼丝。不由你不服，一尾活蹦乱跳的鳗鱼，在明亮的日光下，浑身闪着银光，被我拉上了岸。外子过来帮忙，将那不停跳动的鱼儿解下，放在桶中。我正在自鸣得意的时候，外子亦钓到一尾硕大的“皮夹克”。

不要小看这些脑袋甚小的鱼儿，有些十分聪明，真不易弄上钩。这些鱼儿，轻轻地吮食鱼饵，由于动作是那么技巧，钓鱼人一无所觉，鱼饵往往被吃光，还呆呆地等。就是这种“皮夹克”

家伙们，必须以特种鱼钩对付之，以使“皮夹克”轻轻地吮食时，特制鱼钩能钩住鱼唇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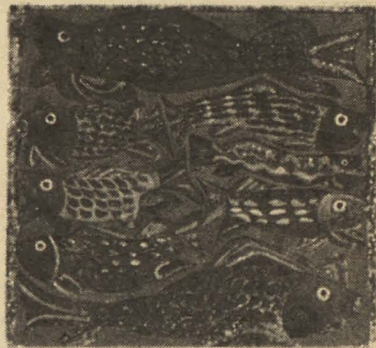
我们重新安上鱼饵。这时，游人多起来，多是钓鱼客。他们愉快地与我们道早安问好，询问我们的渔获，有些过来瞧瞧，笑谈两句。我们正要抛出钓丝，河面上起了波涛，马达声中，一艘游艇呼啸而来，向着海湾驶去。船上红男绿女，戴着太阳帽墨镜，向岸边的人挥手。欢乐的气氛，和充满阳光的朝气，随着“嗨”、“嗨”连声，左右挥送。

今天运气不错，我们钓到不少鱼儿。这时，日上三竿。人多了，各种声音也多起来。车声，船声，小孩嘻笑声，成人交谈声；连那讨厌的“谷加巴那”，也愈来愈多，呀呀地叫个不停。

我抬头一望，岸边一排高树上，一对粉红色的鸚鹑，正悠然地并肩憩息枝头上；那娇柔的粉红色羽毛，就像美女含羞答答的面颊，看着叫人想摸一下。澳洲的鸟类，品种之多，是各大洲之最；尤以鸚鹑来说，甚多稀有品种。故此，有不法之徒

，设网擒捉那可可爱的，色彩缤纷的鸚鹑，下了麻药，偷运出境，卖价可不便宜啊。

外子看看桶中的渔获，满意地点点头，拿到岸边，用杀鱼刀清洗，放在貯有小冰块的容器内。我伸伸腰骨，收拾一番，从保暖壶中，倒出香浓的咖啡，拿一杯送给那早来的洋钓翁，他亲切地与我们交谈。喝过咖啡，正待踏上归程，我们抬头一望，那对粉红色的鸚鹑，仍在那处，紧挨着，真是一对亲蜜的好伴侣。



# 遥远

◎林惠洲

在此深居久了。

临晚。风迟缓、迟缓。

迟缓的风轻轻推摇窗扉，清爽的，吸引我探头望向  
外——茅屋近侧，陪我听风  
听雨多年的参天孤树，聚集  
了满满归来或借宿的倦鸟；  
嘈嘈切切，绘形绘影，过往  
一日的风流韵事（此需预设  
人生美好之必要……）。

流水渐凉且转寒，涉过的，  
或深，或浅，总是不定  
淡浓不定曲直的流痕。

刚刚反刍一阙末世纪的  
苍凉的宋词。

我竖直双耳，因为遥远  
隐约有声，细弱，甚至神秘。  
是益增的秋意？野芒皑皑  
的仿若昨夜的霜降，群山遍  
野，在我的门前延展开去。

彻夜聆听落霜，声响轻  
细，近乎无。听，霜落，在  
耳际。听，一片的无。等第  
二日俯水观照，才发现层层  
白芒花，自耳鬓沿着溪岸绵  
延摇曳起来。

白茫茫的秋天啊。

听，水紧急传布的讯息。

深居久了，不是便可以  
遗忘昔往的踪迹。时而，还  
为一则突来的旧梦被晨鸟唤  
醒，而惆怅，而心甜。

也许这样的日子是因为  
曾经多情。

秋风里，黄菊摇香。

“白露园蔬，碧水溪鱼  
，笑先生钓罢还锄。……”  
一边诵读稼轩的词，一边检  
视篓里的一二鱼获，和才刚  
摘撷的菜蔬，三五枚。想在  
稼轩之后，哭探我者，谁？

听。

踏溪。

有人踏溪。

其时，黄昏。

满满倦鸟聚集直立高耸  
的孤树。浓荫里，孱杂不一  
高低的晚啼。还有厥类寄居  
，一结一结，多种类多样式  
的呈现的心情。斑斑点点。

“是你啊？”

看你涉溪而来，清凉的  
流水开始有了乱意。拨开重  
重芦苇花薄薄的霜，其中露  
着的笑靥，依稀。看你涉水  
，那固执略带犹豫的姿式，  
仍旧熟悉的。

那是我常常邻近破晓时  
分的梦景常常被晨鸟好意啄  
破的梦景啊。

“你来得正好，看呐，  
不远不远那小山冈，看着了  
吗？美丽的夕阳就要从那儿  
垂直落下。”

每每夕阳会在这时分自  
山冈坠落，你正巧赶上一天  
最灿烂的时候。当我们越过  
那一整片的野花，就临近了

迟暮的

美。

“那山冈过去，是一辽  
阔辽阔辽阔的草原哦。”

拨开最后一道霜的帷幕  
，你笑我，依然蓄留昨昔一  
般的胡须，而且开始了，降  
霜。

# 打捞

◎梁钺

我要生存，除此无他，但我  
又发觉它的不愉快。——沙特

真想凭借酒力  
狂啸一声  
吐尽胸中所有的乌气  
振动两臂成双翼  
乘风飞起  
飞成一只灰鹤  
环绕急功近利这城市  
缓缓飞行  
看怕输如何恣意挑起  
底下那光怪陆离  
看自私公然发酵  
整个海岛横行  
如一只巨蟹  
然后，对准水面上的倒影  
疾冲而下  
于浪花惊呼声中  
奋力去打捞  
沉船的自己



◎南子

## 温泉浴

以水的质感  
以蛇之柔  
以透骨的热  
侵入  
皮肤的毛孔

能排除腺体的油质  
能排除俗世的尘泥  
而心之垢  
多世沉积的怨，的恨  
的痴，的惆怅

是否能随淙淙的水声  
消失

以身体每个细胞  
肌肤的每根毛发  
空气中每个气体分子  
印证  
来自地心深处  
的热  
的矿物质  
的氤氲

\*93年3月笔者随新加坡作家协会诸文友访问沙巴，与当地的报馆、学校、文化团体负责人相见甚欢，交流热烈。除访问外，文友们亦到神山（中国寡妇山）一游。山下公园有一温泉，水汽氤氲。一到沐浴处，一得、雨青、民迅、李艺、陈彦、曾几荣等皆迫不及待，袒裎相见，笔者亦随喜一番。浴后，除去俗泥数两，神清气爽之余，得诗一首。

1993年6月23日追记

◎寒石

## 记忆在下一次约会时，夭折

乱风吹不散  
你那把乌黑的秀丝梳结起来的  
高高的  
发髻

一、记忆在下一次约会时，夭折

已经无法再捞起 落迫的  
记忆了 眉头深锁得惟有沉淀于  
一滩 沧海  
桑田

而记忆在下一次约会时  
夭折 许多片断被咀嚼得  
丝丝入扣 镜头被撕裂成  
支 离 破 碎

二、夭折

于是该夭折的早就遵循  
诺言 于斯时斯地  
痛痛 快快  
而不该夭折的 则在等待下一次  
相逢时 自我  
了结

于是诚实的泥沙依旧  
沉沉甸甸  
婆婆买菜的篮子装不下  
一颗颗被故乡遗漏下的  
童年

于是拍卖声依旧不绝  
于耳 记忆无时不刻  
廉价出售 而梦……  
而梦 老躲在蓝天白云下  
为自己缝做  
嫁裳

秋风仍旧无法吹乱  
你那把秀丝梳结成的  
高高的  
早已发白了的  
发髻

## 艳阳歌

树坐在一片蔚蓝上  
我们举目仰望  
四处一片歌声  
高昂 琴声悠悠在  
夏日艳阳的郁闷里  
象饥渴的小鹿碰到清凉的溪水  
一般 滋润  
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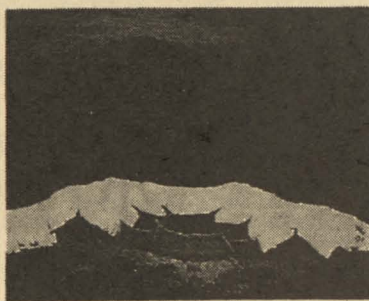
◎周燊

# 星语

起先以为他是恒星  
是人间的一座山  
屹立不动  
也经历万代而不见衰老  
且不停地散发出  
你我都感觉得到的  
光和热

而他毕竟不是恒星  
看着看着  
他竟然是行星哪  
像人间的一弯溪涧  
倏倏地流动起来  
不舍昼夜地流动起来  
使惯于激情的你  
阅世未深的我  
都在凝望中  
目瞪口呆  
直到他  
刷的一声

出乎我们不意地  
脱出了轨道  
把辽阔的蓝天的脸  
严重划伤  
这时我们才知道  
他原来只不过是流星一颗  
说走就走  
像人间夏夜  
从山前山后飞过  
又迅速没人黑暗尽头的  
一只  
流浪的萤



# 玉皇顶

那年游山东省  
身已来到嶙峋泰山  
且从中天门  
一登就登上了南天门  
只消再喘几口气  
便是玉皇顶了

都说玉皇顶  
有个金灿灿的太阳  
照在次第斑驳起来的  
石刻上

却由于短那几口气  
只能兴叹地仰望着它  
停下脚步来

前前后后  
到底有几个玉皇顶呢  
我这一生  
我们你们他们  
这一生

◎张挥

# 九婆养猪

——乡土旧事系列

喂———唷，喂唷  
！喂唷喂———唷！

下午四点左右，九婆的吆喝声开始在村里响起。她的吆喝分前后两节。前一节的收尾是突然煞住的，象一个休止符。停约半拍，然后喊后半节。她中气十足，嗓音高而尖，可以传到很远的距离，声音过处，树上的叶子也会轻轻地在颤动晃摆。

死鬼阿九还活着的时候，最怕跟老婆吵架，因为他那低哑的声音一直无法突破九婆的声浪，十句话中半句也进不了九婆的耳朵里，这就变成只有挨骂的份。但他却很欣赏老伴那别具一格的吆喝声，他常对人家说：

“我的喳姆人那支声真响，如果伊去做大戏，包出名！无伊，我养的那些猪就永远也养不肥了。”

阿九过世之后，九婆的吆喝声更加高尖响亮，似乎

要让躺在后山坟墓中的死鬼阿九知道她还在替他养那十几头猪，大可放心在地下长眠。

喂———唷，喂唷  
！喂唷喂———唷！

这是第一遍吆喝声，九婆所养的猪接到信息，有的从矮灌木丛里钻出来，有的从泥沟里爬上来，有的原本在树荫下睡懒觉，却一骨碌地翻身而起，都朝九婆的方向跑去。

喂———唷，喂唷  
！喂唷喂———唷！

九婆喊到第三遍，猪只就已你推我挤地围着那个长长的木制食槽，咻咻嗦嗦地吃起来了。九婆的吆喝如果超过三遍，猪只仍未到齐，她只需深深吸一口气，提高声量再吆喝一遍，就可看到那只迟到的大肥猪气喘吁吁颠颠簸簸地出现在小泥路上。

只有一次，九婆吆喝了

四遍，仍不见那只怀了孕的猪母回来。于是，跟着四遍、五遍、六七八遍吆喝起来。但是，没用，猪母就是不出现。一定是跑到别的地方去生产，回不来了。左邻右舍听到九婆不停的吆喝声，这是少有的现象，都跑过来看个究竟。第一个出现在九婆面前的是阿吉。

“阿吉，你快点到后山去看看，猪母可能跑到后山去生猪仔了。”

自从上次阿吉为了金枝穿紧身花衫裤而与她起争执，结果反而把两人的恋情公开之后，九婆就把阿吉当准女婿一般看待，有事没事总要喊阿吉过来帮她做这做那的，阿吉喜欢金枝，九婆的事就是他阿吉的事，他那能不管不帮呢？他听了九婆的话，拔起脚就往后山跑，金枝当然也尾随而去。

不久，金枝从后山跑回

来报告说，猪母果然在她老爸阿九的坟墓旁的草丛里，生了一窝小猪。九婆又惊又喜，怎会这么巧，偏偏跑到死鬼阿九的坟上去生猪仔，难道死了三年还放心不下他的猪？母女俩来到阿九的坟地，九婆双掌合十向阿九的墓碑拜了几拜，口中喃喃有词。

据说，猪母生猪仔后，性情凶狠，绝对不让人碰它的猪仔。但是，又不可以让猪母和猪仔呆在草丛里。晚上太冷，猪仔会被冻死，如果下雨，那就更惨了。怎么办呢？金枝望着那只眼露凶光的猪母，心里着实有点害怕。

“我先回去把猪寮的门打开，阿吉，你捉小猪跑回猪寮，猪母必定会追你。只有这样，才能把猪母引回家去。”

听了九婆的话，担心的不是阿吉，而是金枝，她说：“这么危险的事，你也要他做！”

“危险？这一窝猪仔不要了？阿吉，不用怕。猪母跑不赢你的，阿九会保佑你平安无事的。”

九婆话一说完，就转身离去。阿吉知道自己责无旁贷，他不做，谁做？他对金枝说：“你也回去吧，你留在这里，反而碍手碍脚。别担心，没事的。”

金枝无可奈何地边走边回过头来说：“你要跑快一点，知道吗？”

金枝临走的神情和语气，使到阿吉勇气倍增。他趁猪母不备，一弯身捉了两只猪仔就跑。一口气跑到山坡下，这才发现猪母并没追来。九婆却说：“你还要跑多几趟，把其余的猪仔捉下来。只有猪仔全捉下来，猪母才会跟着下来。”

阿吉上上下下总共跑了六趟，才把那窝十一只猪仔全捉了下来。最后一趟最惊险，那只大猪母果然紧跟在阿吉身后，穷追不舍。阿吉到底年轻力气足，身手敏捷，幸未辱命。只见他一路奔跑、跳跃、纵高、跨沟、越栏，放下猪仔，再一个腾空翻身出了猪寮。这一气呵成的动作，不由得你不赞一声“好”。

九婆非常满意阿吉的表现，越发觉得这个后生仔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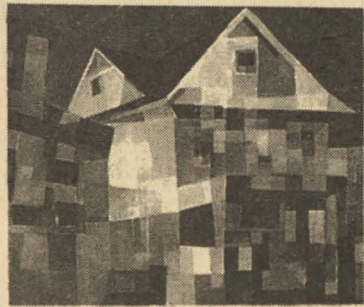
让金枝托付终身。心里暗忖：如果阿吉愿意入赘施家，那就是死鬼阿九地下有灵了。

后来，阿吉果然入赘施家，成了九婆的“乘龙快婿”。村里的人用了两句俏皮话记录下这段姻缘，说：猪母追阿吉，追到猪寮里；阿吉给人招去做女婿。

至于九婆，却始终认为这是死鬼阿九要亲自选女婿而搞出来的把戏。要不，猪母怎会无端端地跑到他的坟地去生猪仔，而阿吉又怎么会答应入赘施家，为他施阿九延续香火呢？

喂————唷，喂唷！喂唷喂————唷！

此后，九婆的吆喝声一响起，村里的人就会想起她所招赘的女婿阿吉，而不是她所养的猪了。



## 植物二章

(散文诗)

◎林锦

### 果实

花开，果结。  
有时无花，也有果实。  
果实，总是累累，总是叠叠。

果实，美与不美，都肩负着神圣的任务。

风平浪静的海边，展现着许多弯度各异的椰树。赋予它生命的，是从海的另一方漂流过来的椰子，是果实。

草草花花的丘陵，展现着许多奉献乳汁的橡胶树。赋予它生命的，是在和风吹着的午后爆裂的蒴果，是果实。



烈日炎炎的路旁，展现着许多浓浓郁郁，给人纳凉的番樱桃树。赋予它生命的，是让鸟儿啄破并吞到肚子里的红鲜鲜的番樱桃，是果实。

果实，悬挂树梢，压弯枝头，或是密实实的椰子，或是硬坚坚的橡果，或是滑溜溜的番樱桃。它们绿得鲜

，褐得纯，红得艳。  
果实，一身的装束，华丽也好，朴素也好，它们为了制造新生命，为了让家族得以延续，自己却牺牲了，世世，代代。



## 叶脉

叶脉的走向，是一种很不规则的奉献。

平行，结网，象地图上的蓝色多瑙河。

它和万物之灵的瞳孔，一直保持着冷冷的距离。

映入眼帘的，尽是旧青新绿，葱葱郁郁。或是一树繁花，姹紫嫣红；或是一树硕果，摇摇欲坠；或是一波蜂，一浪蝶。

最多最多，咏叹大如迎风摇曳的多情芭蕉，咏叹小如闪闪生姿的婀娜耳坠。

只有树知道，只有花，只有果，只有核知道。树要参天，藤要攀高，花要怒放，草要蔓延，脉脉皆是深情。

叶脉，默默含着，它的情，它的爱。只要树成长，只要花盛开，只要啊，稻穗千里浪，麦子遍地黄，叶脉，不惜飘零、不惜枯萎、化成泥土成肥料。

只有蝉儿，依偎在叶脉胸旁，侧耳聆听，滴滴的泪，涓涓地流。然后说，知了，知了，在夏日的午后。

### • 新书介绍 •

书名：檐滴（诗集）  
作者：方昂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价格：马币 7 元  
邮购处：11, Reservoir 5th Avenue,  
11500 Air Itam,  
Pulau Pinang.

简介：本书共收入诗人方昂 84 首诗。

书名：行人道上的镜子（极短篇集）  
作者：朵拉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价格：马币 10 元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简介：本书共收入本刊编者朵拉的27篇极短篇以及文坛前辈方北方的序文与新加坡作家林高的评析。

## ◎怀鹰

# 花布伞

是个阴雨天。

夜校放课了，同学们相继走出课室。天花板上那一盏旧式的大风扇，仍在吱嘎吱嘎地响，抛下一丝绵绵的怅意。他伫立在窗下。雨点打在玻璃上，激起一篷一篷的水花。

“下课了，怎么还不走？啊，你没带伞？”方老师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哦，不，我在看雨。”  
“看雨？”

他不想说话，转身走出课室。长长的走廊，没有人迹，走廊外是一团白茫茫；楼下的花圃浸在冷雨中。他慢慢地走，皮鞋叩地的声音，和着凄凄恻恻的雨，好似一首没有休止符的乐曲。

如此冷雨，最好能有一把伞；刚才他是撒谎了，他怎么记得带伞呢？快走到楼下了，蓦地，一个人影从转角处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花布伞。他停住了脚，空气似乎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下雨了。”她说。  
他沉默。

这么大的雨，她怎么会来呢？还带了那把花布伞。唉！花布伞……褪色了的记忆，一下子全都复活过来了。他记忆的宝匣尚未打开，她已撑开了那把伞，说：“走吧！我送你！”

“不……”他执拗地说。  
她笑了笑，不经意的抚了抚头发，说：“你忘了我们共撑过一把伞的吗？”

忘记？啊，不，他怎么会忘记呢？看来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木讷而蠢笨地移动着那快要冻住了的脚，朝她投去惶然的一瞥。

花布伞在雨中颤抖，风吼叫着。

他们在伞下，僵持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韵，原本是美妙的，但此刻听来却令人烦躁。泪珠在她眼眶里翻滚，但她咬着牙，竭力忍住。

“我们……还是分手吧。”

”声音在他牙缝里碰撞，然后窥了一个空隙挤出来。

“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个电子厂女工，小学没毕业，配不上你这个初级学院的毕业生？”

他没抗辩，心里有一百个念头在翻转。好不好告诉她，有另一把花布伞在等我？那是一把高贵典雅的伞；眼前这一把却是如此的土里土气……

冷雨变成了一朵朵美艳的花，在伞外飞飞扬扬。

“我要把失去的岁月追回来，命运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她说，合起了伞，在雨丝中走向朦胧的路灯。

他很想追上去，很想告诉她：我已遗失了那把高贵典雅的伞。但他没有勇气。在朦胧的路灯下，她的身影冷冽而孤傲。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是的。如果没有人跨出第一步，许多人跨出第二步，无数人跨出第三步，路在哪里？路在哪里？

草莽莽，野茫茫。

乱石嶙嶙，大树簇簇。

白天狼虎出没，夜里野鬼啼哭。

还有高山峭壁断崖深谷，还有湖海江河湍滩瀑布。

路在哪里？路在哪里？如果没有人跨出第一步，许多人跨出第二步，无数人跨出第三步……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不。路是万人之上的寥寥几个精英指出来的。

不。路是五百年出一人的顶尖人物辟出来的。

一种主义吞噬一个时代。

一套理论涂改半辈人生。

一个思潮淹没半个民族。

一件艺术美化整个世界。

一条政令铺开一张地图。

一场战火投下多少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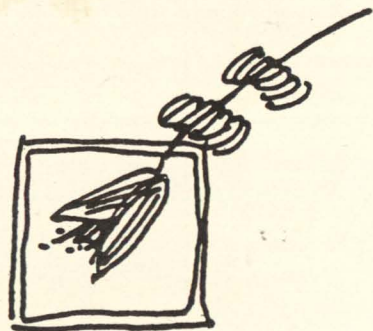
芸芸众生在自觉与不自觉，自愿与非自愿之中走上错误的路、美丽的路、危险的路、幸福的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是的。人们开着铲泥机，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神仙施法术，铲泥机迈向高山，穿过洞穴，钻入地下，开辟康庄大道，条条道路通罗马，通行无阻。

是的。人们甚至学习神仙腾云驾雾，开辟航线，从天涯到海角，从日出到薄暮。

地再厚，天再高，路还是开辟出来了。



## 蕉风38岁

去年8月28日至30日，在国庆37年的前夕，蕉风邀请了数十位默默支持她的作家与文友们，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热烈地庆祝了她的38岁诞辰。

那三天出席的作家有七十多岁的老作家，也有尚在中学求学的年青作者。

有些学者、教授甚至从遥远的北京、上海和台湾长途跋涉而来，为我们主持了极具意义的文学讲座。这一个感人的事实让我们深切地领悟、印证：文学虽然是繁华都会中逐渐被疏离的生活习惯，但是爱好文学的人是那么认真、执著、细水长流的。

我们因为必须应付生活中的诸多挑战与压力，有时难免与文学疏远了，然而喜爱文学的心情还是存在的。

在会场上，我们就见到而今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当年的文艺青年。

文学是需要多层次的参与及支持的。既然不能继续提笔创作，积极买书，读书，也是一种文学贡献吧！

非常感谢帮忙组稿推出《新加坡作家小辑》的作家

林高先生。

马新两地作家过去一向有很密切的联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收到更多新加坡作家的优秀作品。

文学的长堤应该经常搭建在我们之间的心田吧。

(散文诗)

# 路

◎林高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不。单是一件伟大的发明——电脑，就改变了思想方式，改变了生活素质，改变了达官贵人、贩夫走卒、每家每户；就迫使天下改朝换代，发展神速。

不。路是天之骄子点化出来的。他有个智慧库，藏着祖先五千年的财产，一万年的稟赋。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是的。人的心中都有一条路，明明朗朗，横越东西，纵贯今古。

是的。人的心中都有一条路，宽宽敞敞，跨过江海，掀开天幕。

路要是堵住了……

路要是荒芜了……

人就一天一天懵懵懂懂，一天一天胡胡涂涂，一天一天哀哉呜呼！



许丽华/黄河之水天上来 75×110cm

PP 595/12/93

MITA (P) 071/02/94

RM 1.50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小 朵

朵 拉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l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蕉风 38 年专辑】

知音	。黄昏星	封面内页
闲笔说《蕉风》	。姚拓	1
《蕉风》与马华文学	。王振科	5
《蕉风》扬起		
马华文学旗帜 (1955-1993)	。马岩	9
《蕉风》讲座会与活动记实	。林李	20
文学盛宴的最后一道菜	。佩韦	24
相聚自是有缘	。灵子	25
喜见姚老	。灵子	28
文学活动之后的怀想	。碧枝	29
《蕉风》三十八年史料展	。双木	30
马华文学摇篮：《蕉风》欢庆38岁		
姚拓数前尘	。练葵芳	33

【诗】

南方：关于水牛和犁耙的记忆	。啸巷	37
墙／傻壶／梦系	。刘汉	38
2.00 p m 以后的办公室里／		
夜晚，我从女友家回来／		
闲逛，如老了的调子	。泉花子	39
隐题诗	。柔密欧·郑	40

【专栏】

千年树文	。尔然	41
------	-----	----

【散文】

书和书以外的一些事情	。吴震寰	43
金银岛	。盛辉	44
邮包	。心水	45
皓齿难存	。心水	47
无情何妨有义	。刘静娟	49
自信	。刘静娟	51
鱼鸮之歌	。梁绮云	52
遥远	。林惠洲	54

【新加坡作家小辑】

打捞	。梁钺	55
温泉浴	。南子	56
记忆在下次约会时，夭折	。寒石	57
艳阳歌	。寒石	57
星语	。周粲	58
玉皇顶	。周粲	58
九婆养猪	。张挥	59
植物二章	。林锦	61
花布伞	。怀鹰	63
路	。林高	64

【目 录】